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九年八月第一百七十三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ug. 2019

173

●散文詩專頁

●太師椅上的向明

●關於口語詩

目錄

No.173

目　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向　明　失憶、井底星星　3
非　馬　櫻花季、小難民　4
葦　鳴　思無邪之一　4
應　帆　靜物　三首　4
葉維廉　奧帕堤妮亞城　5
于　中　湖泊　5
李白雲　西班牙詩箋　5
嚴　力　直線距離、大雪　6
夏　露　在紐約遇見台山　二首　6
饒　蕾　美麗的月光　6
馮　晏　一個週日、零下攝氏 35 度　7
岩　子　飛翔的夢　7
田　園　突圍　7
銀　髮　恨不得一醉　8
楊河山　唱歌　二首　8
林　啟　陰霾雨霾　8
北　塔　給車洗腦　9
唐德亮　白風、開眉　9
俞昌雄　來自花語溪的訪客　二首　9
桑　克　底片、鈴蘭　10
林忠成　率領、稻草人托夢　10
水　央　遠山的信　三首　10
冬　夢　夜雨過後　三首　11
李　斐　領與袖、難題、回港　11
葉在飛　完婚、詞語大會　11
秦　人　黑色的煤炭、白色的羊　16
寶爾吉德　等候春天的樹　16
方大宇　句不相關、眼睛　16
老　井　交公糧、採媒 Style　17
全京業　擲枷戲的哲學　二首　17
徐益民　蛇、蝴蝶　17
胡　平　本性　二首　18
靜　語　聽茶　18
曾新友　微笑的星辰　18
張小雲　獨立廣場有株菩提樹　三首　19
黃德涵　荷花、不老松、雨與水　19
李　解　完美　二首　19
圖　雅　破、中指、超現實、小時候　20
海　倫　生命裡延續的鄉音　20
鄒中海　二月、夜感、清明　20
世　賓　樹身上的結、星空、密林　21
殷　剛　鄉愁如煙　21
馬晨洋　撕開　21
陳韶華　七彩玫瑰　三首　22
宋　逖　KHAITA　22
童　童　寂靜、低於　22
遠　方　無題四帖　23
依　雯　該說些什麼？　23
戴　玨　夜有所夢　23
魏鵬展　我一再尋覓玫瑰的刺　二首　24
彭國全　紐約早上的地鐵　24
老　哈　謬斯、回味　24
達　文　無父、供奉、詞殤　25
輕　鳴　我思故我在　五首　25
思　鄉　暮春、風過無痕　25
謝　勳　鄉間的鐵路記憶　26
施漢威　解脫、偶然的變奏、蜂巢　26
耘　乙　十四行：在十字路口　26
李國七　渾濁　五首　27
徐夢陽　自由的真諦　27

散文詩專頁

秀　陶　停車場　12
方壯霆　拖拉機　12
馬東旭　早禱　12
秋　原　螞蟻以及其他　13
鄭建青　煙山行、歸路　14
高潤清　那年九三　14
王近松　夜宿昆明火車站　14
陳銘華　新新人類史、百家齊放　15
袁國奇　霧　15
藍　狐　夏至、小暑　15

譯詩

岩　子　艾米莉・狄金森詩一首　29
趙　佼　動人的憂鬱，高度的絕望　29
海　鴻　詩的藝術　30

評介

項美靜　太師椅上的向明　3
向　明　我說“厚現代”　28
李白雲　關於口語詩　30
陳殿興　普希金生平事跡鉤沈錄①　31
劉耀中　路易斯・朱科夫斯基　33

詩　訊　封底裡
封　面　加拿大洛磯山◎方壯霆

顧問：

非　馬（芝加哥）
秀　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　州）
葉維廉（加　州）
楊　牧（台　灣）
張　錯（洛杉磯）
羅　青（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冬　夢（香　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謝　勳（三藩市）
王克難（爾　灣）
余問耕（越　南）
李國七（吉隆坡）
王性初（三藩市）
吳懷楚（丹　佛）
陳聯松（北　加）
盧　邁（紐　約）

New World Poetry
通訊處：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Fax : 801-640-1854　E-mail : nworldedit@hotmail.com
網址：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向明

失　憶

最好
不斷記不起
讓腦子淨空
然後壞人便可登堂入室
搜括盡淨
反正一切都可推給
記不起

所以
最幸福的是
儘早失憶
即使霸凌得只剩一層包皮
仍然興奮地
努力勃起

2019/6/3

井底的星星

一群難於露臉
藏在井底的星星
常常會在汲水者蒞臨時
偷偷企盼會有一雙眼睛
和它對望
那怕只有一瞬

可總被攪動的井水戲弄
老是像在捉迷藏
且有時它還明滅在遙遠天邊
還沒走到
會掉進的
那一小小口的水井裡面

2019/6/16

“詩・永無止境”：太師椅上的向明

◎項美靜

戰　士　——致向明

你曾經是抗日戰士
而今依然是戰士
從無線電到筆

你詩裡蹦出的那些字
如子彈
射向詩壇
射向讀者的眼球

從你詩裡散發的氣息
連失去嗅覺的老狗
也聞到了
嗆辣的味道

向明是一個活在當下的詩人。
寫生活的詩，生命的詩，現實的有體溫的詩。證明他還活著。
放眼當今詩壇，近九十歲的前輩詩人中唯獨向明依然端坐在太師椅上，默默耕作，詩思不斷，且佳作頻出。
向明的詩如他的字，有輪有廓，言辭老辣，乾淨俐落無贅肉。冷靜客觀得近乎冷酷。老師曾對我說：“我最無情，從來沒有寫過情詩”。無情也是情呀。
而冷酷的客觀態度卻恰恰蘊藏了他豐沛的情感。
向明神態俊朗，鶴骨仙風。大有哲人，儒者的風範。詩風沉穩洗練，見解獨到。既有赤子之心又叛逆諷刺，深邃犀利。於儒雅中潛伏針鞭，簡單處內蘊深意。以詩涉事，平易近人，詩壇誇他“向晚愈明”。詩風愈到晚年愈明朗，凝煉。近期的詩作更見辛辣中透出一股清新的勃勃生氣。
向明詩作題材多樣，不拘一格。天下萬物無一不可入詩。
善於從日常生活的點滴發現詩意，直逼生活內核。自我調侃的言詞中不斷閃爍出老者的睿智。灼及人心。有將生活凝煉成一種苦笑後即釋懷的能力。常令讀者為他詩中的哲思有所悟。
如他〈早起的頭髮〉幽默含蓄的自我調侃中不失諷刺和批判。就像鋒利的匕首直刺時事歷史。
那撮不聽話的頭髮正是向明反叛抗爭的精神寫照。

“黑黑的頭髮已經變成黑黑的鉛字，白髮已經鋪成了白白的紙張，他們全都在被時間解構掉之後，重新建構成了一本屬於我的書。代表了我一生八十八個歲月所獲得的成就。”

我曾對向明老師說：你亦詩亦評真厲害。
向老回答說：哪有什麼厲害呀。我只是比較認真和用功罷了。
民國七十年代，高雄新聞報一欄目每週一問，由向明主筆。連續二年刊出了新詩一百問。隱地即時將《新詩五十問》編輯出版，隨後又出版了《新詩後五十問》。很多大學把《新詩一百問》當作教材用。
有人問才能答。欄目開始剩二週還沒有人提問。向明便拿自己的詩集公開懸賞提問者。才成就了一百問。可見向明老師非一般的認真和用功了。
年屆 88 歲高齡，寫了 45 本書，千首詩。且在八十多歲後還連續出版了《閒愁》（2011 年）、《低調之歌》（2012 年）、《早起的頭髮》（2014 年）、《外面的風很冷》（2015 年）、《詩，永無止境》（2015 年）等 4 部詩集以及詩評論集《無邊光景在詩中》（2011 年）、《尋思與尋詩》（2015 年）。其創作之豐實屬罕見。
正如他的筆名向明，乃向晚愈明。亦正如他的詩集名《詩 INFINITE》，在《尋思與尋詩》的路上，“詩，永無止境”。

■非馬

櫻花季

樹上的櫻花說
你美
樹下的姑娘說
你更美
半空中掠過的小鳥說
都很美

在這美不勝收的季節
一個經常為自己點讚叫好的詩人
此刻更被美昏了頭
在那裡搖頭擺腦不斷地說
我美我美我美

Cherry Blossom Season

the cherry blossoms on the tree say
you are beautiful
the girl under the tree says
you are more beautiful
the bird flying over the tree says
all are very beautiful

a narcissistic poet
overhelmed by the beauty
of this cherry blossom season
keeps repeating
I am beautiful I am beautiful I am beautiful

小難民

眼睛直直瞪著
陌生的天地
沒有聲音
發自他們張得大大的嘴巴

但我能從他們抖動的嘴唇
讀出每一句話——
冷，餓，媽，抱我……

■葦鳴

《思無邪》之一

用琴聲推卻世俗羈絆，
守護一丁點自我的空間，
還有那短暫的時間。

長安一片月，
萬戶搗衣聲。
惆悵，感覺到了
秋風不徐不疾的
悲涼。

昨夜的夢裏，
分明有一股香氣。

晨曦曬溶了我的歎息。

剩下的，是沉靜。
窗外的細石上，
一滴露珠
閃爍著
微光。

2018.10.14

Little Refugees

eyes staring
at the strange heavens and earth
no sound
from their open mouths

yet I can hear every word
by the movement of their quivering lips --
cold, hungry, mom, hold me….

■應帆

靜　物

酒店大廳的桌子上
塑料的瓶子裡
插放著塑料的花朵

旅行中的女人說
瓶子是真的
花是假的

就像有時候
心是真的
愛是假的

看油菜花的人都走了

看油菜花的人
都走了
油菜籽
正一粒一粒地飽滿起來

我一遍又一遍地練習
一把鋤頭的握法
試圖在想像的鄉土裡
種豆種瓜

祖　國

你是塞北草上
一縷低徊的夜風

你是黃河水上
一朵渾濁的浪花

你是江南梅上
一捧細白的殘雪

你是天涯海上
一輪最明的圓月

2019 年寄自紐約

■葉維廉

奧帕堤妮亞城（Opatijia）

伊麗朵拉・鄧肯*感謝奧帕堤妮亞城神妙的空氣
和海邊散步大道棕櫚樹葉搖曳的多姿
提供她編舞神韻的靈感

被貝多芬死硬的樂迷揶揄
和亂箭擊傷的馬勒（Mahler）
心如刀割離開維也納到奧帕堤妮亞尋求去鬱去毒
陽光燦爛生命更陽光的音樂更燦爛
新婚的艾瑪帶來新的孩子新的空氣
另一個新的生命即將到來
他的第六樂章也誕生正是奧帕堤妮亞城神妙的
空氣所賜……
直到

直到我們聽到“命運三次無情無義的捶擊”
最後一次主角倒下，一棵樹狠狠的砍倒
直到我們聽到沈黑沈黑的“兒童死亡之歌”
壓制不住的創構拆構的漩渦裡
盡是死亡的陰影
女兒死於白喉
與維也納割喉的決裂到
他血脈鏈球的死亡

*Isadora Duncan。傳說當奧帕堤妮亞城 Ucka 山頂吹起下行的風和亞得里亞海上行的風相遇，一種神奇的蛻變就誕生兩風相碰如太極圖裡陰陽相推如此運行的交媾蛻變為一種神妙的藥方，只要你多多呼吸，就能百病皆除。

■手中湖泊

不是信口開河
更無意海納百川

只想在妳心裡的溪流裡
有容　乃大

4/6/19 寫於休士頓

■李白雲

西班牙詩箋

梅塞爾廣場

畢加索，你的禿筆下著豪雨
水手般的制服像浪峰那樣生硬

前方就是你剪貼的大海
板結的風和同性戀的條形斑紋

你久坐的石凳已不能再抽像
手中的書反而駐扎著立體的靈魂

我替你打傘，摸到你肩頭上的
港口
腋下正在魚鰓般舒張的情人路

風車崖

山頂，風岩之路
鳴響不息的鷹的步梯

風房內是桑丘侍從的寢宮
主人慷慨的遺贈
他受命監護外面的風頁
用上了木棒和鐵條
張嘴叫停了盾牌的轉動

那匹孤獨的駑馬
不會走遠，像頻頻回望的橄欖樹
它受阻於平原上的一根長矛
每天畫出的地平線
我的手也攥著它的一條韁繩

辛特拉海港

石墩上的巨大吊臂
強似你為太陽而設的防波堤
纜索和桅杆從不同方向
遮擋一只低飛的海鷗

孩子猶如離岸的貨物
打包塞進集裝箱前去殖民

泊岸的水泡、沙子和貝殼
竟可像黑板上的粉筆自行游動

你扮成水手的模樣，哼小調
在海員俱樂部喝杯中拉響的
汽笛

加泰羅尼亞平原

你不會思疑，昔日的艦隊
從橄欖枝上淬火
而後退的牧屋
卻在葉底的白光中沉沒

你無法確定
滲出霞光的泥土片區
是否有便攜式的孤獨
令低垂的牧草失去距離

風化的山
只剩下一個入睡的頭顱
那些繩子般的阡陌都掙斷了
緊系地平線的
是公路和光纖的鳴響

沙漠和礫石都給了你
在突然富足的界面上
你的出行往往尾隨一只鷹
受困於它翼展的履痕

2019 年寄自江門

■嚴力

直線距離

荒涼舞出花朵
果實演變成男女
工匠雕出逐漸細膩的物形

教室和教堂的鄰里關係
從黑板漸變為宇宙的視頻
在導師與牧師的胸懷裡
知識選擇了
微觀或宏觀的領悟和信仰

總而言之
誰的視線沒被扭動的浩瀚折彎
誰就能把愛還原到
人與人的直線距離

2018.12.

大　雪

幾場大雪封存了大地
也封存了糧食和慈善
可憐的鳥獸
以及人類無法出借給它們的
儲糧的智慧

大雪是雲層代孕的
人類代孕不了鳥獸
智慧是一種假設
假設發現了我們的創造者
假設我們遇到了外星人
而與太陽保持永恆距離的想法
不是我們的
最早的可能
也只能是地球的

2019.2.寫於西雅圖

■夏露

在紐約遇見台山

你好啊台山
讓我隔著太平洋向你致意
我沒見過你
但我知道你不是五台山
不是雲台山
你是江門的台山
是海邊的台山
你是山與海的對唱
昨日華燈初上的紐約唐人街
我遇到七個台山人
約等於看見你的七個側面
你的鄉音我不懂
但我知道你有多遙遠
它就有多親切
如今它是紐約的一種聲音
向世界傳遞你的
勇敢與熱情
執著與堅韌
我來不及探尋這鄉音裡的風塵
還有可能一路跌落的萬種離情
但我知道你是頂級蒲公英
你的種子漂洋過海
又落地能生根
遍地開花
又把血脈傳承

2019/2/23 晨於新澤西 Harrison

法大的思想者

也許沒有羅丹
就沒有法大的思想者
但它顛覆了羅丹
思想不是千斤重擔
並不意味著痛苦
當你
眼前四季花開
胸有星辰大海
就該陷入愉快的冥想
就該讓我看了會心一笑
以為今晚你是舞會的王子
將迷倒眾生
也會有人將你迷倒
如果你非把南天樂園
模擬成地獄之門
那才喪失了
思想的翅膀

2018/7/4 曼谷，見法政大學校園思想者雕像有感，據說作者是留法人士，受羅丹《思想者》啟發創作此雕像。

■饒蕾

美麗的月光

月光，多麼美麗的月光
恬靜，走在山坡上

款款的月光落下來

一個戴著蝴蝶結的小姑娘
一朵白玉蘭
穿著飄逸的素裝
一位老母親的目光，深情
飽含白髮蒼蒼的慈祥

月光，多麼美麗的月光
恬靜，走上山梁

2019 年寄自紐約

■馮晏

一個週日

清晨，依然是預覽或傾聽。
轉發一首超現實主義詩作〈還魂夜〉，
默誦一段布羅茨基〈致約翰鄧恩哀歌〉的新譯。
活著，總是需要擴充和反襯。
蘆葦低垂與一場風暴對峙的瞬間
所觸及的瓷器，猶如路上的我。

為一篇隨筆戴上雪山、烏雲，
給眼睛的惺忪調換到撒哈拉沙漠，
空間從時間帶走我時，空無聲息，
像節奏感，我詞語的內部，
襲擊著句子裡的轉角與結尾。

電動牙刷在嘴唇後面的白色圍牆下停頓片刻，
等海洋在一盒方便麵蒸汽裡退潮。
冬季的最後一場雪，
我在文字中缺席。
那時，我正在南半球一場雨中，
與一隻飛不動的海鷗在棧道上對視。
距離是空氣與空氣之間
不流通部份。
是被視而不見所包圍的黑暗。
潔癖總是讓我的神經
感覺到有多餘的存在，
就像閱讀遇見形容詞，
而並非意象。
直到中午，生活始終不在我身體裡。
時間像一隻做過壞事躲在窗外的貓。

■岩子

飛翔的夢

你時遠時近，自蹣跚學步起
我就天上地下追逐著你的影子
而你從未撇棄過我
即使在陽光迷錯的寒冬

2019 年寄自德國

零下攝氏 35 度

雪花像一隻貓已輕盈撤離，
灰色馬路與關緊門窗的樓宇
在聽空氣……。
窗外，聽水的碎裂和坍塌，
一座冰峰蔓延而來。
聽金屬樂隊轉動井蓋、管道，
以及凍僵的紙殼；
聽鵝絨，棉絮或者比細胞
更深一層的呼吸。

我聽見凝固，喉嚨被折疊。
西伯利大鐵路在低溫裡減速，
亞曼德爾施塔姆流放地的塵埃，
在白色的海參崴休眠。
比零下攝氏 35 度更肆虐的西北風，
依然蕩滌，
冰河露出荒蠻。

餐桌、相冊與翻動書頁的手，
冷空氣，星空下一份輕薄。
北緯 45 度的寒夜，
文字是敞開的，如黑色手爐，
我看見被低溫鞭痕抽打的輪轂
是黑色的，被流放的名單也是。

2019 年寄自哈爾濱

■田園

突　圍

烈火在地下潛行
燃起亙古悲鳴
大地失血過多
扯不斷
掏空的絕望

鼓角響徹
金戈鐵馬　捲起萬丈紅塵
鷹翅托付長風
扶搖天際

思念如何起錨
歸期不設　長髮已然及腰
臨風起舞重舒廣袖
落寞如何終了

把愛　歸還最初的你
我要去尋覓
走失千年的誓約
那個從遠古
涉水而來的浪人
是我緣定三生的新郎

漫長的雪色
圍困不老時光
我借風馳騁
吞吐相思攜帶憂傷

扯不斷的
痛　被簫聲送到遠方

2019. 03. 13 寄自山西

■銀髮

恨不得一醉

很想跟你談談
關於
雪為什麼會美
米飯如何急著化為葡萄糖
鹽是否因導致高血壓而含冤
花幾時開成富貴
等等

不過
心真的很
煩
颶風來臨前
你記掛著前院年老的橡樹
忡忡的心的確很
憂

唯有
顧左右而言他
說
遲些日子
再說

莫非
祇因滴酒不沾
所以就無法
解
千愁

2019-6-30 紐約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感謝 于 中 $100 支持

■楊河山

唱　歌

野貓在風華小區十八棟的某個地方
唱歌，
一隻，或兩隻，但不排除
還有一隻，也就是獨唱二重唱
或者小合唱。它們唱歌，
在堆積著木頭沙子和鐵架子的院子裡，
一個紅色破沙發的後面
但很明顯它們並沒有在那裡，
它們也許在那些植物中間，
大蔥黃瓜與西紅柿，以及另外一些
植物
的陰影下，我無法看見它們
僅僅只是聽見它們的歌聲。
它們很快樂，我知道它們在做什麼，
而快樂其實也是動物的天性。
因此我不會打擾它們就讓它們盡情
的唱，
這天堂的歌聲地獄的歌聲
人世的歌聲，歌聲很詭異如同小孩
在哭，
唱得人心潮澎湃，有時候，
歌聲與哭聲的確讓人很難分清。

2018.7.12

尼埃拉依紅教堂屋頂上的雪

東大直街 252 號，
雪在這哥特式陡峭的綠色尖頂上已
整整一天，
三天，一個星期，一年與很多年。
披著白袍子的神父開始祈禱，
為那些每天需要的人。
誦經，嗡嗡聲，阿門，彷彿在說：
主拯救吧，請饒恕人們的罪過。
阿門，誦經，嗡嗡聲……，
當他祈禱的時候世界彷彿真的純潔
了許多，
但此刻，上帝悲傷地望著他，
雪水從紅教堂陡峭的屋頂上流下來，
因為上帝知道，即使再怎麼祈禱，
他也根本無法全部拯救
這些人的苦難，他們必須獨自忍
受下去，
直到完全沉沒。

2018.12.7 凌晨

■林啟

陰霾雨霾

清明陰霾

北國清明
薄霾陰雲
街衢熙攘如故
堵車長龍挪移

獨在鬧市無人問
何人遙指杏花村

冬至雨霾

冬至數九
濃霾北地
降雪時節
下起小雨

冒雨霾行
未感覺冷

2019 年寄自多倫多

■北塔

給車洗腦

我剛學會開車
雖然一切都正常
但我還是害怕出事
怕它走得太慢或太快
怕它走錯方向
更怕它中途拋錨
最怕它與別的車相撞

我反復琢磨
最後認定，最大的問題
可能出在車頭
於是我決定給它洗腦

在一個不算太冷的冬天
在刑場似的野外
我把它的天靈蓋揭下來
在我看來，它的腦袋
已髒得一塌糊塗
雜而不亂的電線像溝回
全都儲藏著
需要引導的能量
需要清洗的信息

我花了一個下午
和三盆水
直洗到水像夜一樣黑
像談判失敗的氣氛一樣冷
而我的車一言不發
像一個病人
被麻醉在手術台上
任我擺佈

我一邊給它洗腦
一邊給它佈道
這是為它好
如果不這樣
它會在下次上路時被撞飛
或者把別的腦袋撞壞
我負不起這個責任
也不願意自己像歷史的車輪
被卡在路上

2019 年寄自北京

■唐德亮

白　風

一股白風，從掌上飛起
翔旋

白風變成白光，令樹木
不寒而慄。如同一道白電
焚毀夜的幕布
清掃天庭的污穢

白風鑽進一個人的胸膛
無痕。痕刻在時光的額頭

開　眉

粵西北壯族姑娘出嫁前，須由姑嫂為之絞眉，即將眉毛絞成彎月狀。

絞掉額上茸茸的汗毛
在眉宇間種一輪彎月
照亮夜的心臟
綰住亮麗的青春歲月

從豐碩到成熟
從含蓄到綻放
從力妹*到女人

以一輪彎月為界

*力妹，壯語，即姑娘。

2019 年寄自廣東

■俞昌雄

來自花語溪的訪客

這個土著的眼裡只有大山
樹枝上掛草帽，成片的梯田閃波紋
百日草剛聳起腰身
成群的鳥雀不經意已飛到對岸
溪水裡的落花偷走了幾個
時辰，竹林間的少女夢見情郎
隨月光，摘得崖壁上的堅果
幾十戶人家組成了村落
小徑綿延數里，中途見炊煙也見
落果，要是趕上迎親的隊伍
雲朵將退避，神靈已得到邀請
來自花語溪的訪客今年五十
他在大山裡有祖屋，養四個孩子
還守著門前三棵千年古木

2018.10.22

那死後復活的東西

老樹的葉子掉光了。第二年
它又長出來，第三年它又掉光了
第四年，很多人已不在世上

樹長在地上，活著的人視而不見
活著的人，也開花，也結果

可那些葉子，誰都無法模仿
那些人也是，到斷氣的那一天
他還握著屬於自己的枝杈

每每想到這樣的問題
我總要抓一把泥土放手上
這土啊，它沒眼
卻看得見那死後復活的東西

2019.4.23

■桑克

底　片

樹木，平屋，自來水塔……
（沒有教堂，水塔 87 年才有）
故鄉的底片……

矮丘間，是白茅戰場。
殺伐讓烏鴉害怕。
刻痕正長大，正學鄙視表達法！

蒜葉淺綠，中有凹槽的峽谷，
鼓動時有時無的風
給每一條都起了綽號！

草地，邊綴浮冰的碴兒，
五弟踩上去，聽悅耳的吱嘎。
早期音教就這麼來的。

鈴　蘭

回故鄉，路經鈴蘭。
車停了，1 分鐘。
沒人下車，也沒人上車。
水果販，幽藍的制服，
敲著關閉的窗子。
路基旁，一根橡膠水管，
鑽進餐車，蛇似的。
我張望，想找一株鈴蘭。
花圃中，是美人蕉，
或者繁盛的串紅。
我迷惑，鈴蘭的隸書，
就在黃票房的山牆，深刻。
後面，更多的暗紅的
磚房，水一樣浮動。
縫隙，偶露的人影，
顯示真實的含義。
一位電工，推著自行車，
掃我一眼，或想：
你這戴眼鏡的遠客
多不禮貌，死盯著我。

■林忠成

率　領

讓月光率領一群夜蟬
打下草地後的那塊陣地
讓露珠率領這條小路
把還未睡醒的姑娘搶走

讓夜歸人率領一陣陣犬吠
殺向人們的夢境
讓最後一個上岸的漁人
率領滿天繁星
到初戀情人門前靜坐求歡

讓一陣淚水率領一群寒冷的刀
去剮那個負心賊
讓一杆槍率領一座森林
到總統那兒要飯吃

讓一縷炊煙率領這片天空
要烏鴉交出更多天空
要烏鴉把弄髒的天空擦淨
把樂隊埋入土裡

稻草人托夢

深夜　一個稻草人托夢給你
快把你的馬放出來
這麼好的月光
別辜負了養馬人的寄托

月光在瓦片上蒸發
屋裡人被蒸熟了
為什麼用了半生還沒編好一匹草馬
為什麼每當月夜你就搬出梯子
要爬入天空

一個夜歸人被田野埋得很深
他托夢給妻子“我回不來了，
四周全是章魚，你改嫁吧。”

■水央

遠山的信

初冬的第一場雪
逶迤而來
親愛的
請打開那片
落在窗邊的冰凌花
裡面有我給你的
一封熱信

失　眠

整個短而淺的夜
不是被關在睡眠的門外
就是裸露清晰的夢
有人一鋤頭又一鋤頭
翻捲著黑的夜
種下了些
亮閃閃的星星
再用帶著酒精的液體
一次次地
澆灌燃燒

羅島小夜曲

“啾，啾，啾……”
聲音並不大
行板的柔美
不是蟲鳴
是一種樹蛙
正吹著新抽的嫩葉口琴
春夜裡，和心愛的
約會

有人墜入深井　加入地下黨
在下面發展大批黨員　深夜
所有的繁華都來自地下——
3 米以下的地方

■冬夢

夜雨過後

李煜虞美人的春花秋月
究竟可以何時了？

花依然在露台開著
月
剛剛跨過紗窗
刻意露出
整個
雪白渾圓飽滿的胸脯

一棵傾斜的樹

黃褐色的泥土上
一棵傾斜的樹
沒有千山萬壑之姿
沒有盤根錯節之勢
沒有高山仰止之態
看來，樹只會永久
無力依附著大地
看來，它的疏枝瘦葉
未能阻風擋雨
路過，只會偶爾讓我聽到
一陣陣
斷斷續續的鳥聲

魚之夢魘

魚之夢魘是
刮鱗削骨
破肚穿腸

對不起
原本你是屬於水
我卻為了口腹
將你送入火

2019 年寄自香港

■李斐

醬缸詩

領與袖

我喜歡穿
無領
無袖的衣服
非常坦然
異常舒坦
如遇傷風感冒
自受亦自甘
若是那領與袖
沒有尺寸
不過是塊
被任意裁剪的布

2019 年 4 月 30 日紐約

難　題

回去回去回去
與百萬市民共同享受
射殘了平和天空下的大街
站在煙霧籠罩中的催淚彈
泫然含淚我民族多苦多難
去因應民眾挺立被子彈
瞄準射擊血肉之體
鎮壓已是暴政特效藥成常態
螳螂之臂抗拒戰車之無奈
只道威武不能屈的族裔們
展示著民族美好基因的傳遞
就是不能立刻回去加入參予
在多災多磨六月廣場和街道
我以心香合掌祝禱遠方敬禮
對義勇者抗爭莫須有的法例

2019 年 6 月 14 日紐約

■葉在飛

完　婚

完整的婚姻
包括結婚
和離婚

詞語大會

“無奈”對自己天生就是無奈而感到無奈
“痛苦”說：你天生痛苦試試？
“不忍卒睹”對此表示不忍卒睹
“起哄”卻在一味起哄
“包容”呼籲大家包容
只有“沉默”，一直保持沉默

2019 年寄自香港

回　港

一國兩制變了
一國控制
香港人大喊唔制
唔輪到你話節制
眼前是什麼世界
阿爺講話係大哂
隨時塗改個條例
比天條還要強勢
明天要執起兩件唐裝
趁著暮色尚明前回港
送別再不一樣個地方
聊把自己的心事安放
皆因童年看多了粵語殘片
忠奸分明如今仍能夠分辨
邪惡之法怎能坐視去被騙

2019 年 5 月 24 日紐約

散文詩專頁

■秀陶

停車場

養老院的左側是一條長長的有十幾個車位的停車場。每天各種大小不同的、顏色不一的、廠牌和型號也不一樣的車子在這裡進進出出，排演著離去和到達的短短的小劇。我曾經想過，這個停車場像什麼呢？原來想，像個有十幾二十個座頭的咖啡館，後來一想，不對，沒有十幾二十個座頭的咖啡館會把座頭排成一條直線，而且這停車場沒有醇厚的咖啡味，也沒有顧客呢呢喃喃的交談。後來我又想，它是否像一個小小的碼頭呢？停了十幾二十條小船，後來一想，也不對。小船嘛隨著水波盪漾沒有一秒鐘是真真正正靜止的。不像我們的車，一停車熄火之後，一點也不再動了。後來我又想，十幾條兩三碼長的白線，整個一條看起來像鋼琴的鍵盤一樣。深想一下也不對，要是鍵盤的話，黑鍵子在那裡？一個黑鍵也沒有。所以呢，我的結論是它什麼都不像，停車場就是個停車場。有人說，這些個離開以及到達的短劇是完全雜亂無章的，完全是沒有劇本，也沒有導演的完全隨興的小劇的片段；也有人說，不對，其實每一部車的離開跟到達都是環環相扣的，冥冥之中自有劇本，自有其表現的意義；有的人甚至於能自其中推出因果關係，說要不是因那個白的車開走的話，那紅車就不會來了

2019 年 5 月 27 日口述於老人院
陳銘華整理

■方壯霆

拖拉機

“拖拉機”是中國民間很流行的撲克牌游戲。普及大江南北，乃至海外僑地。

正統的玩法是由四或六人分“朋友”兩組對抗競爭。雖因地有別，但基本規則大同小異。拖拉機可以是朋友相聚，敘舊聯誼，可俗可雅的一種社交活動。不過，此遊戲畢竟有競爭性，而且要求技術和配合。如果各人水準差異太大，矛盾就會油然而生。最好不要太認真，否則老友也會反目成仇，特別是如果加入了賭錢的成份。雖然如此，朋友組合是固定的，只要有團隊精神，輸贏都是很好玩的。

日前，在大學同學聚會的郵輪上，我捲入了新的拖拉機玩法：沒有固定的朋友組，各人自掃門前雪，但千方百計為自己盤算升級，唯利是圖。此盤，我擠身成為你的朋友，只因你勝數大。彼盤，我欲置你於死地，因為於我，你無利可圖。為了贏牌，不惜陰謀算盡，背叛良知！據說，新玩法是當今的風行潮流，而撲克牌製造商也因生意興隆而成了上市公司。

一邊學打拖拉機新法，心裏卻越想越不是滋味。這簡直就像奸商偽君子之所為。如果堂堂十五億的大國，人人如此，那還得了?!學好百日，學壞一刻；我暗想，近年來被抓起來的大大小小貪官污吏們，是否也從玩新法拖拉機開始，越玩越熟越精，潛移默化地，從客廳玩到官場，從習以為常玩到理所當然，從貪小便宜進而貪得無厭……

這拖拉機越跑越快，越走越遠，而且每個人都眉飛色舞，以獨膽英雄自尊。但我的思緒紛亂如麻，“憂國憂民”之念無法再忍，我拍案而起，“不能再玩下去了，我們做人的底線也會玩完的！“

眾人一愣，馬上笑口盈盈，若無其事地附和於我。轉眼之間，我們按老規矩，重新發動引擎，傳統的聯誼拖拉機又轟轟烈烈地上路了。

太認真了嗎？突然間，我感到不好意思起來。

2018・9・15・於加勒比海

■馬東旭

早　禱

姐姐，我們素履之往。
獨其願也。
我們藏在神的寧靜的羽翼裡，早禱如香。在時間蒼茫的漩渦中，你我不必做申家溝的主角。它是它自己的豐沛，正如它是它自己的枯涸。
立春回芽，我們是槐木。
我們蓬勃。
而樸素地生長。
每一個白骨朵裡都能聽到聖辭盛開的聲音。無限遙遠的鮭魚是它自己的肥美。

2018 年寄河南

■秋原

螞蟻以及其他

我不得不相信，神創造了恐龍之後，發覺這些生物除了證明體積巨大的機械理工力學以外，似乎還不足以證明祂老人家在其他各方面的神乎其技。也許這樣，神把恐龍從地球上 deleted 掉。在 1.3 億年前，神創造了螞蟻——除了人類以外，應該是祂老人家最滿意的作品之一。

也許是動物遺留的本能吧，人類也不例外，常常以體積去衡量別的生物，就像他們常常以金錢、權力、外貌去衡量別人的價值。人類一直輕視螞蟻，踐踏螞蟻，殘殺螞蟻。甚至從封建時代直到今天，統治者把人民比喻成蟻民——殊不知本身根本比不上螞蟻。不相信？我們來看看：

1. 螞蟻這種體積可以小到 2 毫米的物種，其結構與功能是世界上不管什麼精工，什麼奈米，什麼 G，什麼生化，什麼理工力學都無與倫比。

2. 螞蟻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昆蟲，擁有驚人的 25 萬個腦細胞，可以創造超級大腦！它們能夠互相教導，是唯一可以通過互動學習的非哺乳動物。

3. 螞蟻的肌肉與身體比例比人類的大，能夠搬運自己體重 50 倍的物體，是世界上最孔武有力的生物。

4. 螞蟻屬於複眼組合膜翅目昆蟲，可以清晰地看到物體的運動，絕對不用配戴什麼眼鏡。

5. 螞蟻沒有耳朵，卻能夠利用振動聽到地球的磁場而辨別方位，毋需任何衛星導航！

6. 螞蟻沒有肺部，只有一個小孔，氧氣從中進入，就可以排出二氧化碳。多麼精簡的設計！更讓人驚訝的是由於沒有肺部，螞蟻可以游泳，在水下存活一整天！

7. 螞蟻能夠釋放出氣味。每個蟻群都有自己特殊的氣味，它們透過氣味互通信息，讓其他的螞蟻追蹤覓食，也可以聞到入侵者的味道。

8. 螞蟻是最早的農民，它們通過分泌抗生素種植蘑菇，從而促進黴菌生長。它們經常帶著其他昆蟲往來於植物之間，採取昆蟲身上的花蜜。

9. 螞蟻是真社會性的昆蟲，既愛族群，也重情義，至死不渝。

蟻后本來長有翅膀，她的社會任務是產下數以萬計的卵，讓族群強大。蟻后一旦交配，翅膀便脫落，再也不飛走。雄蟻也長有翅膀，一生唯一的社會任務就是交配，它們經常成群飛行，尋找配偶，一旦傳種，便告死亡。一個受精的卵會孵出雌蟻，沒有受精的則孵出雄蟻。孵化後的幼蟲由工蟻飼養。所有工蟻都是雌蟻，它們並不生育。螞蟻有兩個胃，一個用於自己的食用，另一個用於餵養其他幼卵和同類。完全是典型的公社制度！

10. 我不得不相信人類是透過學習螞蟻而組織社會，至少是馬克思本人。

11. 把世界上所有螞蟻的體積和把世界上所有人類的體積分別加起來，兩者的總體積是相等的！

12. 人類的統治者們要留神囉，不要輕視如此有高度社會組織，有高度社會精神與能力的蟻民。因為，一切不尊重生命價值的暴政都是技術缺陷，說不定有一天，神不再滿意，也把人類像恐龍那樣從地球上 delete 掉。那麼，螞蟻便順理成章成為神獨一無二的得意之作！

2019・夏・加州

■鄭建青

煙山行

拖著一身疲憊，我們終於在晚霞消隱時抵達露營地。卸下背包，支一頂帳篷，生一堆篝火，燒一壺熱茶。撐開折椅，歇腳溪邊，靜靜坐飲。放眼望去，山谷暗黛，八荒空寂，夜色朦朧，四野瀰漫。一輪皓月悄然升起，映出群山起伏的輪廓。此時此刻，置身山中特有的安謐，你唯有靜心靜氣靜思靜觀，方可達到你想的靜界。

半夜風
松濤陣陣
黑熊嚎

歸　路

天將雨，烏雲集結擺出古羅馬軍團的戰陣。轉瞬，幾粒豆子般大的雨點羞答答敲在擋風玻璃上，預示一場暴雨即將來臨。天色更慘暗了，彷彿周遭全是鬼魅。雷炸如進攻的號角，電閃如揮舞的鞭劍，把天空野豬般的黑皮囊胡亂劃開又合上。扭開車燈，光照中亂飛的樹葉現出不定的風形。雨也不再羞答答，彷彿弓弩手的萬簇弓箭齊射過來。我緊握方向盤繼續前行。每天工作往返四百英哩，我對黎明前或黃昏後風雨雷電的宣洩早已見怪不怪。洩完了，也就淨化了。看，雲開始散了，像馬群奔跑在天山。

冰封的湖面
男子和他的影子
走在白雲上

■高潤清

那年九三

那年 93，凱達格蘭大道何以軍容盛大，響徹雲霄的軍歌如此激憤。
千軍萬馬簇擁，只因“這個國家”卑劣汙衊，士可殺、不可辱。
我們走在失焦的戰場，她們悻悻然，竊笑偷來的安逸如此廉價。
這些年餓虎貪狼啃蝕家園，青天白日何以緘默，我們光輝的旗幟。

1124 滅東廠的號角響起，群魔失血卻也反撲，個個小丑跳樑。
“這個國家”戲謔著謙卑詐術，蹂躪這塊土地的人民。
她們走火入魔挑釁，我們化悲憤為力量，無畏暴雨再創 61 凱道怒吼。
“愛與包容”鏗鏘迎擊，我們心繫著家國安危，無懼執政者的狂吠與撕裂。
“紅花雨”撼動人心，旗海飄揚如浪推湧，一場後山障礙震撼，虎狼失色。

我們熱血沸騰，斯土有情，國魂無價，“中華民國頌“磅礴嘹亮，這就是愛。
庶民何罪，民主與自由的寶島，何以裂解，我的國名：中華民國。妳的“這個國家”始終徘徊十字路。
那年 93 走上凱道，今年 61 我再次走上凱道，歌聲依舊，青天白日滿地紅昂然飄揚凱達格蘭大道，這就是我鏗鏘的國家，他叫中華民國。

2019.7.16 寫於國民黨總統初選
韓國瑜市長勝出後記。

■王近松

夜宿昆明火車站

燈火鋪著長長的路。
一盞燈，挖開一個隧道，漫漫街燈，如同一條蜿蜒的蛇。
在這城市間，蜿蜒曲折的燈火，照在地上，照在空中。
那些在夜裏行走的人，背影更加清晰，那些在夜裏爬行的蟲子，路燈為短暫的一生明亮著。
夜色匆匆，行人色色。
夜宿昆明火車站，我把身上的背包放下，卻卸不下父母懸著的心。
安靜和喧囂，都如一場腥風血雨，都如一粒鍋上的豆子。
夜宿昆明火車站，風輕率，月光沈重。
風不停地搖著樹，試圖將樹上的葉子搖下，落在地方成為一張張紙幣，讓夜裏流浪的歌手撿起。
那月光，趁著風躲開窗簾，進入陽臺。
那些陽臺上的花草，彷彿重見天日，有光亮的地方，就有微微言語的生命，就有成長的勢頭。
我睡下，躺在床上，躺在一個虛無的世界。
那些夜裏慕名而來的列車或緩緩駛出的列車，是否將這裏的風聲帶著，帶著一些人的打鼾聲。
這一生，我們都在留宿，都在白天和夜裏留宿。

2019 年寄自貴州

■陳銘華

新新人類史

親愛的客戶，對於貴公司面臨的所謂“亂局”，我必須承認：在生產這批產品的過程中，各部門出於山頭主義，將原該按照我複製的那些文學藝術、創作發明等優良基因，一不小心給弄成了他們因循苟且、盲從附和的那部份奴性，又忘了配置一個還我本來面目的按鈕……不過請相信這些都並非我的本意

這樣做雖然讓你們回到了奴隸社會，但只要不倒退到原始社會去，對貴公司的統治其實更為有利！至於這以後，會不會從奴隸社會走向封建社會又再走向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社會，最終走向共產主義社會……根據合約，事情的發展就不該以我個人的意志為轉移了

2018 年 6 月 3 日

百家齊放

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雜家等如今都成了兩個字兩個音的諸子百家；科學家思想家哲學家宗教家醫學家化學家數學家雕刻家藝術家歌唱家小說家散文家批評家理論家翻譯家朗誦家等各行各業出類拔萃者也都成了家或出了家……只有詩人依然是詩人

按道理，“詩歌人”或“詩歌家”的稱呼與上面那些三個字三個音構成的這個家那個家應該更來得合拍相投！然而，百“家”齊放，放什麼？作為一道填充題，對詩歌人來說，又顯然比百“花”更多氣味選擇了

2018 年 12 月 27 日

■袁國奇

霧

彷彿一隻鷹的形象，溶解在山頂。

淡白的羽毛，以飛翔的姿態，在一片荒野，也在一個村莊，燃燒，蔓延。

那個晨曦，你輕輕地來了。宛如夢的翅膀，從遠山，從邈遠的雲河，也從諾亞方舟，乘風而來。以柔和的雙手，輕撫花香，鳥語，雞鳴，犬吠。

也輕撫孤獨，寂寥。以及喜怒哀樂。

青鳥如睡在雲朵，呼吸輕盈。松樹把清風藏進衣襟，浪花暗湧。誰家迎親的哨吶聲，朦朧、飄渺，如漂浮在水面上的浮萍。我坐在風裡，彷彿刻在青花瓷上的人物，栩栩如生。

清風弄影，露似珍珠。你彷彿一縷輕煙，繚繞在大地的經幡上。以月光的名義，朦朧一個村莊，朦朧花草樹木山石，也朦朧一雙凝望的眼，讓一段過往浮出模糊的歲月，漸漸清晰，漸漸真切。幾盞燈光，光線暗弱，像老人昏花的眼。

草尖上長出的露珠，圓圓的，一粒緊挨著另一粒，在交頭接耳……

陽光如一條鞭子，驅趕著你，世界又開始變得真切。那些花，鳥，房子，公路，小河是你的影子，活了下來。

我也從青花瓷上走出，活了下來。

■藍狐

夏　至

我選擇失眠，細數每一個意味深長的夏夜。且要遠離市井，找一處純樸的村落。我想要傾聽，鹿鳴深谷，鹿角脫落；我想要傾聽，蟬翼輕彈，聲喧切切；我想要傾聽，河澤水畔，半夏搖曳……我想要，在愈發綿長的多愁善感的夏夜，化身成一滴朝露，在陽光的心事裡，折射幾絲微苦且黏稠的熱。爾後。我就坐在村口，等一縷遲來的風，習習地攤開，心的皺褶。

我想要自上而下的清醒，真切地記起這直抵心壤的流連，雖已淚流滿面，絕口不說告別。夏已深。其實已沒有誰能夠逃出，凋落的蓬勃。

小　暑

熱的上闋。黏稠的，憔悴的，慵懶的，那些句子，都只完成半句輕吟。沒有詞牌。沒有對仗。沒有韻致。只待一聲驚雷過後，倒轉黃梅。雨，轉而勤於彈奏。遮陽傘下，隱含憂鬱的鳳眼，望穿秋水。——誰肯伴我，池塘邊，聽那蟋蟀，唱響秋天？

偏偏。這新填的瘦詞，仍還在沁著虛汗，像是剛剛那一條微信的回覆，只說是要等到暑熱已散。誰是誰的熱度？心頭，這一場梅雨，幾時才能悄然收斂？

2019.4.16 寄自遼寧撫順

■秦人

黑色的煤炭

幾億年前滄海桑田的變化
把森林捲進地球的懷抱
經過漫長的地質年代的釀造
森林變成了黑色的煤炭

作為一種能源的煤炭
和金錢劃上了等號
人們如飢似渴地撲向煤
那是一夜暴富的發財之路

在地下沉睡了幾億年的煤
被巨大的怪獸一樣的機器切成碎塊
用皮帶運出井下巷道
再被火車或者汽車運到四面八方

煤在各種爐膛化為火焰
粉身碎骨般的壯烈
幾億年所蘊藏的能量
在一剎那爆發，化為灰燼

白色的羊

羊是陝北大地上的雲
隨著牧羊人的鞭子不停地流動
雪白的羊群飄來飄去
雪白的羊絨穿在了人們的身上

羊的眼裡流淌的淚水
是無奈的最後的表達
咩咩的叫聲
時刻提醒羊群被滅的呼號

溫順馴良的羊
在貢獻了羊毛和羊奶之後
它的身體成了人類的美食
羊的靈魂是否升入了天堂

一茬茬的羊前仆後繼
伴隨著優美的牧羊曲成長
一隻隻羊悄然消失之後
其他羊依然快樂地成長著

2019 年寄自陝西

■寶爾吉德

等候春天的樹

皮膚蒼白，忍受著冬的折磨
守著自己光禿禿的樹枝，靜默矗立
我悲憫它的存在

很慶幸，它穿過每一個黎明與黃昏
安然地守著它光禿禿的樹枝
我知道，那是它唯一的希望
就像自己守護著自己影子一樣

河水冰封，陽光飛舞
沃野裡，遺落一些種子的夢
都在慢慢等待，慢慢地守候著
緩慢地煎熬，在寒冬冰冷中汲取
一丁點溫暖

太陽在不知不覺中傾斜了四十五度
拉長的影子，慢慢扶正
遠處聽到孩子們的嬉笑聲
等候春天的樹，臉色減緩了蒼白

我和樹一樣，也在等候春天
等待埋藏在泥土裡的種子發芽
等待著樹上葉綠花紅
到那時，我會點燃眸光向他們致敬

2019 年寄自內蒙

■方大宇

句不相關

離去沒有一點預兆
殺死一隻螞蟻不需要理由

時間是靜止的河
迷了路的你攀岩著氣流

你今天喝酒了
夜的死去有酒精味

不能自言舌頭的話
都在凌晨雨點半一泡尿裡

眼　睛

那一雙眼睛再次出現
距離現在四十年了
我唯一記得的是
她總看傘殘缺的末沿
用那一雙失憶
卻記得打傘的眼睛
偶爾還把傘斜舉低過眉
蓋住我的視角

四十年來
我常常夢到那個人
一個見到我就打起傘的人
在沒有下雨的晴天
我們之間永遠
隔著一把透明的傘
我看不見傘裡面的臉
她不想看傘外面的我

2019 年寄自上海

■老井

交公糧

送公糧的車輛浩浩蕩蕩，騾馬拉
人工拽，木頭的
橡膠的輪子吱吱呀呀地碾過大街小巷
這是在包產到戶後的那幾年常見的景象
直至剛進礦那會兒，老工人們還時常說起
休班回家交公糧的事。交就交吧
幹嗎一臉的壞笑和神秘，
實在搞不懂，就向剛拜的師傅請教。
話茬很快地被旁邊的老師搶走：傻小子
這話該找你師娘問去
井底一片笑浪將我瞪目結舌的我
掀翻在地。後來聽說有人沒好好耕自己的
承包地
因此進了監獄，有人把公糧
交到了別人的糧倉，因此被打斷了脊樑
總算懂了交公糧的真正內涵

公糧，公糧，那時候大街上行走的都是
美麗而又空蕩的糧倉。卑微的我只敢
羞愧地遐想。以後有了自己的一畝三分地
便老老實地耕耘，顆粒歸倉
準備堅守契約直至地老天荒

採煤 Style

採煤的活兒不重，只是累起來
要命。開始幹活時，手鎬像人們
多出來的一截手臂。大半班過後
人們的手臂是一截僵硬的鎬把
實在是刨不動了，大家忙著喝水，吞乾糧
攤平不屬於自己的身軀，找回些
酸疼的感覺。中年工人老李
用黑毛巾揩乾臉上嘩嘩流淌的淮河
滑稽地扭動半裸的烏黑軀體
平端鎬尖，刨向煤壁。口中還唱到
“我爸剛弄死他，剛弄死他……”
井底嘩地開了鍋：
你他媽的這是採煤 Style，還是非洲 Style！
尖利的笑浪把人們的軀體刺破
為這些疲憊的廢墟注入了不朽的力量

■全京業

擲杽戲的哲學

擲杽戲是朝鮮族
傳統民俗競技遊戲

圓圓的鋪團上
圓圓的圍坐
扔四根半圓的木棍
按照扔出的步數
在方形棋盤圓形站點
走棋　誰先走出誰贏
轉一圈起點成終點

有時候就差一步取勝
被對方趕上吃掉會輸
有時候運氣好
倒退一步也可以
吃掉對方或勝出

擲杽戲是
說圓不圓　說方不方
方中有圓　圓中有方
無前無後　無始無終
的休閑遊戲

單位全家福

正月十五活動結束後
單位的同事們
照幾張各式全家福
放到群裡

我看照片特別和諧
看著跟以前的不一樣
又看不出哪裡不一樣
左看右看搖搖頭的時候
老婆看過來問了問　說
那不是沒有你嘛

2019 年寄自吉林

■徐益民

蛇

一場大夢之後，舒展
僵硬已久的軀體
新草在陽光的末梢起舞
穿過峽谷的南風，流水奔騰
藍天上的鳥鳴
安放春天，安放故鄉
催我啟程
穿越鏽跡暗淡的關隘、村莊
泅過的激流，每一次
都生死難卜
偶然的艷遇，結伴而行
有短暫的遺忘，遺忘危機、飢餓
這個夏天，沿著
隱秘的語言
盛開的花，聞過不忘
漸次的成熟，秋深之前
退去浮躁的舊夢
退回孤獨，退回故鄉

蝴　蝶

春風如此浩蕩
托舉我萬里關山
夢想的花，開在遠方之外
紅塵劫了翅膀
魂魄穿幽谷遠遁

每一朵清純的薔薇
均沾雨露的樸素
虜我為奴

不去想什麼前世今生
相思也罷
現在，就在一朵薔薇之上睡去

2019 年寄自安徽

■胡平

有時候，我不是我自己

有時候我是一根木頭
沒有知覺，被人控制
在黑暗中摸索
我看見光，我知道光是好的
可我無法控制自己
一種神秘的力量驅使我
讓我背光而行
進入到深深的黑暗中

本　性

寄居在我體內的這個傢夥，
既談不上狡猾，也談不上誠信。

固執，堅決，屢教不改；
喜歡與我對著幹，令我難堪。

我試圖改變它，常常是——
我在無意之中被它控制！

它令我生氣，煩惱，憤怒……
我卻拿它毫無辦法。

我替它做過不少錯事，
這讓我感到深深的愧疚。

有一天，我向它主動宣戰，
然而，我又一次敗下陣來。

它躲藏在黑暗中，偷窺我，
並在我身後發出得意的笑聲！

2018 年寄自湖南

■靜語

聽　茶

秋天的斑斕裡
我是窗邊那杯溫熱的茶
在清香裡看滿世的繁華
將過往的一切
默默地埋在淺淺的笑容裡

我的筆不去訴說那艱辛的耕耘
你猜不透
為什麼低頭間
汗水一點點暈染成了
肥沃的土地

我的筆也不去訴說黑暗裡的掙扎
你見不到
緊閉的雙唇
如何在無助的冬夜
擁有了支起星星之火的勇氣

我的筆更不會提及那乾枯的絕望
在和風細雨裡
你只會看到對信仰的平靜堅守
而錯過了輕描淡寫間
昔日裡電閃雷鳴的風雨

朋友
你錯過了目睹
一粒種子
怎樣生根發芽於
堅韌的嚴寒大地
也錯過了見證
一隻海燕
如何在狂風暴雨裡
無畏前行的砥礪

不必去追問往昔的往昔吧
請靜下來和我一起
在茶水的清香裡
去聽一聽那小小葉子的訴說

雲淡風清中
她在說這塵世的似水流年
以及漫漫路途中的溫情
她在訴說
謙卑裡平靜的從容
和寬恕中豁達的悲憫

捧著這杯茶
你只需靜靜地聽

2019 年寄自加拿大

■曾新友

微笑的星辰

晚霞是夜幕的胭脂
星光是夜色的胎記
流星是夜空狂歡掉落的淚滴
月光是清爽行人的厚禮
山巒是潛伏深奧的朦朧詩句
瀑布是激蕩思緒的狂奏曲……

貓頭鷹的眼神
向鏈接的動靜蕩來蕩去
夜幕
穿一套魔幻的外衣
批量演示有人想偷窺的神密

星空舒展的眉眼
是一道活躍腦細胞的試題

2019 年寄自清遠

■張小雲

獨立廣場有株菩提樹

這是我見到的
第一株特大菩提樹
觀望著菩提樹
自然而然閃現出釋尊
求索悟道的畫面

追著我們拍照的金邊人

走向菩提樹時
有許多鴿子飛過來
同時有幾位掛著相機的柬埔寨人
緊跟身後
他們拿著 A4 紙大小的照片
示意我擺好聖賢打坐的姿勢
好為我拍有償照片

在這裡見到西哈努克

廣場背靠王宮
面向湄公河
外側布列著首相和
許多官貴的宅第
在哪兒拍照呢
大家沒在七層塔高的
獨立紀念碑前停留
而是直奔廣場正中去
那裡塑立著
西哈努克
國王的
雕像

2018.1.21

■黃德涵

荷　花

荷花一直在舉證
它是幾枚帶血的指紋

不老松

越來越發現，身子
像陡峭的懸崖
滿眼的風景逐漸隱退
亂雲不再飛渡
唯有這棵不老松
依然挺立身邊
依然拿著綠色松針
還在縫補日子
依然將太陽，一次次
從深淵捧起來
讓我的命
面對絕望，不敢倒塌

雨與水

急匆匆的雨
落在大地
拐個彎就叫水了
就有了姓氏
有了各自地拖累

站立的雨，變成
匍匐的水
沿著不同的地勢奔波
澆灌，滲透
有了不同的命運

雨是天之女兒
水是人間的媳婦

2019 年寄自四川自貢

■李解

完　美

完美有多美
幾處寒雁，幾處朱樓

完美太長
此岸到彼岸的距離
獨處於深深的街市裡
亦存在深深的碧色中
街角的星巴克，咖啡多濃
只知道
小市民的牛排，吃八分熟

天賦還是汗水
誰讓誰看到，自己多愚昧
把愛情灑了一地
是自己
葬在了迷離的烈火中
末路盡頭
一切都殊途同歸

不要太完美
哪怕昨夜不只是夢

黑夜與黎明的交際線

可以篤定的是
天際那條慘白的線喚醒了我

已然忘記了昨夜的夢
本不該在此時醒來
於是我睡去
在不該睡去的時候睡去
在千千萬萬人醒來之前
同千千萬萬人睡去

明滅又是一朝
我將在何日憶起昨夜的夢

2019 年寄自安徽巢湖

■圖雅

破

她的形像從我小時候起就沒好看過
經工作隊介紹嫁到了街上
嫁了一個比自己小 4 歲的男人
因讀過書
一直強勢
沒有一點女人味
現在已經變成祖母級的人物
老得像我父親的母親
我偷偷拍她
她說不要拍
她說人老了就要住破屋就要穿破衣
我覺得她內心有個破罐子
這麼年都在摔

中　指

右手的中指
不能彎曲
害得我一宿沒睡好
幸虧如今不需要拳頭
來表達什麼
否則這根中指
要害死我

超現實

達利的畫《威廉· 退爾之謎》
把列寧畫得無精打采
布勒東視為法西斯
要把他清除出去
並以各種方式同他鬥爭
達利發著燒含著體溫表
在妻子嘉拉的陪伴下找布勒東
說只是把夢見的列寧如實畫了出來
假如夢見在雞奸布勒東
那他也會把那場景畫出
然後他把衣服一件件脫下
光著身子跪下
請求寬恕

■海倫

生命裡延續的鄉音

——寫給母親

您曾很累
過早地離去
躺在如茵的草地
疲憊的心
終於得到歇息

三十年時光
彈指一瞬
天堂沒有眼淚
隨芳菲起舞
釋懷紅塵

清明來臨
草地裡的種子
發芽吐青
生命不僅延續著
神的慈悲
還有
您我熟悉的鄉音

2019 寄自 Pennsylvania

小時候

我們吹過彈殼
銅質的彈殼
發出悅耳的哨音
對著空洞的彈殼
我從未想過它裡面的子彈
上哪兒去了

2019 年寄自天津

■鄒中海

二月

春風叫醒，一粒鳥鳴
聲音從山外響起
心收縮
沒有玻璃的窗戶

院子，只剩下小家雀
和老槐樹

南方，一場盛宴
卻在此時，開始上演

夜感

山向我走來，我走進黑暗
峽谷吹來的黑
聽不清的魑魅魍魎

滴在心頭的火
把手伸向前方，卻發覺
找不到開關

記憶從地下深處
點亮父親的老煙桿
像是黎明前的曙光

路日漸清晰
看見希望
有書寫豪邁的碑文

清明

轉眼，又是清明
一滴雨
叩響了我的窗子

我雙手合十
化作一條頭魚
從雨中穿了過去

那一刻
我看見父親
在揮手

■世賓

樹身上的結

它的出現，並非偶然
它的出現，也許始於一次偶然
刀劈、火燒、蟲蛀……總有一件事
像始料未及的命運

總有一個結果，就埋藏在上升的中途

作為必然，它不會出現在其他地方
作為現象
它不需歡欣，也不必哀悼
在樹和結的關係裡面
樹結只是一種警告

沒有不留痕跡的傷害
縱使傷口閉合，在年輪的深處
也存在一個靜默的空間，在無語地
記錄著那一刻的哀傷

星　空

沒有一塊能掩埋一切的黑
在鴉雀無聲的地方
總存在不易覺察的漏洞
就像某一種虛無，比那觸手的
更加真實，更加持久

星空有時消隱於雲層
但並非屈服於暴力
當它重新打開，即有明確的判詞
打在一覽無餘的空中

縱使看見，多數時候
它依然使用默語，因為力量
往往也是無言

如果它照臨，它所製造的
眩暈，足以顛倒乾坤

■殷剛

鄉愁如煙

莫名的情緒
常在遊子的心中凝聚成愁
瀰漫的晨霧
總在日出之前四處遊蕩
這是自上而下的黑色幽默
象徵的修辭早已化為灰燼
炊煙升騰
從不矯情的談論天氣
迎風散去而難以啟齒
故鄉是夢中的虛無

2019. 2. 7. 於紐約長島

密　林

或迷失於不斷加密，或
遺忘於自身製造的歧路
密林在一次次的自轉向內中
陷入了巨大的未知

它是建基於一個錯誤的起點
無論向左，還是向右
它的願望越大，它就越
深陷於謬誤構建的陰影

如果某天它被敞開，那不可能
是其中某條歧路，突然峰回路轉
而肯定是由於外部，一道期待已久的
閃電，擊中密林深處的枯枝

2019 年寄自廣州

■馬晨洋

撕　開

把這皮撕開
我們就能成為患難之友
把手貼近胸膛或者揣進兜兒裡

我沒錢騎馬
我想像著草原
看你靠在樹幹上吸煙

我沒錢買一些木樁修建房子
沒錢買鐵絲，布匹還有帆船
當你向我索取時

我的手裡捧出一堆黑土
我愛泥土，但你不會像我一樣愛它
我總能嗅見泥土裡奇特溫暖的味道

秋天的雨還沒來
你就把拖鞋收進屋子裡
你在夏天穿著它

一整個夏天，你穿著它，藍的像星星
讓人嘔吐。我的玩具是磨牙棒
我是自閉症患者抱歉，抱歉。

一整個夏天，當我想哭泣的時候
我就用手，手
撫摸我的臉頰和心臟。

2018. 9 .1 新疆

■陳韶華

七彩玫瑰

紅玫瑰開放，人間又將經歷多少苦難

蘇丹紅，鶴頂紅
英雄與美女，世代
交配的血海，濃縮成今世的勛印

噴發的地火，不可一世的奇緣
只能用天山的雪水澆灌
古蘭丹姆在一朵花上回眸
寶劍與紅顏，相互印證鋒芒

迷迭香、斷魂香鐘聲嘹亮
人世的洪水之上
青草與露水的渡口
懸掛著浮想聯翩的長虹

商紂與尼祿的後園
花瓣，綻放在謬誤的夜晚
楊過以斷臂的柔情
糾正石頭中的骨頭與血肉

眼前，一朵紅玫瑰開放
一念興起，大地長出大雕的翅膀
愛情重生
人間又將經歷多少苦難

黃玫瑰

黃金的國度，城門失火
澎湃的憂憤之力
濃烈的芳香，一觸噴薄

與幸福毗鄰，離天堂遙遠
和陽光流著相同的血液
曾經，我是一隻幸運的蝴蝶
展開翅膀，便登臨你——
粉茸的寢宮

生命的狂喜，仲夏的怒濤
世間萬物都對著虛空

■宋逖

KHAITA

心尖上起舞的貢瑪德威尊
在外面的草地上舞蹈的多吉卓噶
都是我需要為一首詩祈禱的對境
今天妳沒有來
朝露彷彿雨點扣擊著護法神傘蓋的雪光
以口傳的方式讓我在舞蹈中醒來

2019年寄自北京

奢侈消耗
你煆燒的眼睛，燃盡了骨骼
而灰燼卻在愛情謊言中
不斷復活

面對一朵黃玫瑰的拷問
黃金輕如觸鬚
人世比花間的蝴蝶
更為沉重

藍色妖姬，大海月夜的藍

海平線上，月影橫流
玫瑰，帶刺的藍萼
直通大海深處，集蓄的風暴

這世界，愛與美到處聯姻
我聽見白雲周邊的海鷗
翔集，拍打海濤中晃動的碎銀

“死神的腹部受傷”
生活顛覆了誰，像毀滅中的香氣
滴血的歡樂與憂傷

月夜的大海，藍色妖姬
賽壬的血緣關係
不可分割的紅與黑

附注：藍色妖姬，玫瑰之名品。

■童童

寂　靜

屋頂之上還會有屋頂嗎？
有時我用無，來確認你存在過
我們相互唱和，多麼與眾不同。
——你呀，是個頑皮孩子
你當年去看望的愛人
恰似未知漫長的雨季。
——
如今荷蘭的雛菊，盛開著潔白的雪
在五月，我會盲聽事物走近或遠離的聲音
或躲入人間一角
陷入光芒一樣的記憶中。
其實盛開，才是幽靜自然的一部份
有阿爾的太陽，那樣的寂靜與深情。

低　於

模糊的仍是令人炫目的清晨之光
在初冬，孩子不再在用粉筆畫旋轉的木馬
近處，熱的炊煙升起
潔白蕾絲窗簾裡面有你投來的眷念
——貓從花園的圍牆上跳下
怒目圓瞪，它的瞳孔小精靈般
不想成為人們視線裡的怪物。
烏鴉走過來，在梧桐葉落之後的枝幹上，
它擁有一片凌空的樂園。
它記住的恨與愛、天空晴朗
一座村莊與你的特殊聲音。
宛若月亮低於我們的靈魂——
“前路幾多遠，方到入夢時。”

2019年寄自荷蘭

■遠方

無題四帖

1、
一入夜
雲層像外套
將夜空
包裹得嚴嚴實實
你的脈衝信號
被阻斷
我的心電圖
被屏蔽
沒有星光導航
我們的生死契約
還欠擊掌認同

2、
一枚硬幣
被拋起
落下
旋轉
手掌覆上
猜
往事不能猜
卻可以
選擇忘記

3、
儘管有多種形態
花花綠綠
但只有
切切實實明明白白
由你支配
或曾經支配你的
才叫光陰

4、
健康的指數
有許多臨界點
黃昏
也應算一個
但它不屬於病理
屬於
輪迴
屬於美學

■依雯

該說些什麼？

清香一炷　心在默念
點燃蠟燭　閉上眼睛
俯首虔誠　雙手合十
深切的緬懷
遠在天堂上的親人
祈求一切安好
真誠禱告
曾經承諾
答應自己　要愛自己
答應自己　堅強不屈

（二）
活在當下
歲月作證
回望半生　眨眼一年
莫非時間在作弄
那些曾經讓自己
執著的人與事
變得可有可無
得失一笑中
有些事物
已經不再存在了

（三）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
四季時令　朝朝暮暮
物仍在　人卻非
何必感慨　何必遺憾
百年之後　六度輪迴
一路相知　一路告別
緣散緣聚　情為何物？
該說些什麼？
有緣千裡能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25/6/2019 越南

■戴玨

夜有所夢

我在庭院的一角
看我的課程表，
剛下課的學生們
在我身旁絡繹走過。
快要考試了，我的數學課
還有好幾章沒有複習，
還有不少難題沒有完全理解，
得加緊用功。
我又計算了修過的學分，
竟然發現我還得再讀一年，
可是我的錢
已經用得差不多了，
難道我畢不了業？
快上課了，我在空蕩蕩的
教學樓裡四處奔走，
尋找下一堂課的教室……

除了以前的家，
我夢到最多的便是學校。
曾經留學的地方
似乎總在陰天浮現。
少年人常常厭倦學校，
我一個中年人有時也厭倦
日常工作與社會。
或許我的少年心性
尚未湮滅，竟然在夢中
迷上了法術，還打聽到
有一間法術學校
在一處水明山秀的地方，
那裡有森林，古堡，異獸——
我倒不在乎獲得高強的法力，
只在乎學習法師們的語言，
瞭解那個世界的奇人遺事。

於是我夢見了國王
十字車站。我在絡繹的
人群中四處奔走，
尋找九又四分之三月臺，
生怕在變老
之前沒能趕上
去霍格沃茨的火車……

■魏鵬展

我一再尋覓玫瑰的刺

玫瑰沒有刺
總令人若有所失
紅豔豔的色澤
帶點令人痛的
錯覺
尖銳的黑刺
看來很硬
適當的距離
伸手摸
我無法佔有
舒適的位置
裝進花瓶
加了水
天天換水
我渴求
生命的持續
我直視
尋覓
不曾存在的
根
我看不到
嫩芽
輕輕一捻
我一再
尋覓
令人痛的
錯覺

我的小房子

嫩綠的莖
長了新的葉
輕輕觸摸
我摸不到一點
塵埃
放在書桌的
一角
天天澆水
屋裏就有
舒適的感覺
這房子
小小的
牆沒有色澤
灰暗的石灰
氧化了
我嗅到
老練的味道
房子的
一角
我滿足於
能容下一張
書桌
牆很厚
厚厚的牆外
風很大
雨在下
雷聲很響
這房子
小小的
我天天給綠葉
澆水
我陶醉於
綠葉
真實的翠綠

2019年寄自香港

■彭國全

紐約早上的地鐵

地鐵也許懊悔　過快
把黑夜載走

有些人也夠勞累的
費力將床上的夢搬上車廂
把初曉當作五更　睡

有些人趕地鐵
把時間一同捎上去
一心一意用一分一秒　看書

有些人擠地鐵
把什麼都擠掉在車外
腦袋閑得沒什麼可打發

2019年紐約

■老哈　謬斯

回味

一次又一次
我夢見了你
一次又一次
我沒看清你的臉

暮色裡你一襲白衣
長髮飄飄
赤著雙腳緩緩離去
我使勁地喊啊
可就是發不出一點聲音

你揮揮手
空中飄過一陣花香
是笑意盈盈
或是無奈的嘆息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其實這一切
早已成為殘局定式
只是我當時
還未回過味來

所有的詩句
全都是為了你
在夢中完成

我所能給你的
已經是我的全部
卻遠遠不夠

所有的一切
命中注定
任你如何抗爭

刀俎下的魚肉
成為餐桌上的佳餚
只是早晚的事

令人回味的
是整個咀嚼的過程
如此而已

2019年5月

■達文

無　父

從來沒有聽過你的聲音

你留下的書
囚我以謎

令我更年長
學會在螺旋的苗圃中
數螞蟻

供　奉

先
把泥土
燒成器皿

再
讓身軀
化為灰燼

最難還原的
青銅時代
睡眠的眼

詞　殤

你們是我的孩童　我的報應
我無性的愛
我的流星
讓夏充滿曖昧

我因此寫下你們
沒有終點的軌跡
再暗淡的光
也會把血耗盡

■輕鳴

我思故我在 Cogito ergo sum

有人敲門
我停止思考
大聲喊道：
“不在！”

熱　戀

一氣，寫了九十九點九封讓人心跳的
情書，給自己
然後，一頭扎進 Un bar aux Folies Bergère
星期八、星期九、星期十，三天
零 29 小時 58 分 119 秒
泡 the id
bēi 中

Un bar aux Folies Bergère：法國畫家愛德華・馬奈（Édouard Manet）的油畫《女神遊樂廳的酒吧》。
bēi：杯、悲。

自 Jìn

情絕
思斷
才枯
一躍跳入荷馬史詩中的愛琴海
The whole body is wet and Poetry

Jìn：浸、盡。

Zhōng 情

就像傍晚五、六點鐘的夕陽
一幫頭髮花白的紅衛兵小將
沖出壓箱底的黑白照片
乘高鐵、發微信、唱紅歌、訴 zhōng 情
瘋傳
幼——稚——病——

zhōng：衷、中、忠、鐘、終。

■思鄉

暮　春

暮春微醺
腳滑，一個趔趄
桃花連同影子
栽進了桃花潭

醒來，最難受的不是痛
而是一直
嘟嚕著的一個詞
從此，失去了語言的能力

風過無痕

一朵流雲讓天空飽滿
天藍得很幸福
風過無痕後　空穿透空
藍成了最深的傷感

風拂過
流水把蘆葦的頻頻點頭
當成了一生的承諾
空唱著歡快的歌　欣然

Zhì 病

救護車
呼嘯而過
驚醒了夢中的每一位中藥
不洗不漱，火速趕往急診室
一查，個個中毒

zhì：治、致。

■謝勳

鄉間的鐵路記憶

倥隆倥隆
那休眠在深處
隨時等候接軌的
兒時記憶

那些蒸汽
奔騰的日子
樸實中總帶有迷失在
台北的期待

期待一盒熱騰騰的
鐵路便當
把美味的纖細
植入舌尖裡

期待鶯歌石轟然
進入眼底
台北車站
快到了的興奮

那些赤腳走在
鐵軌上學的歲月
天真中覺得生命
有刺激就有希望

希望下課
十分鐘內打一場
時間留滯的
騎馬戰

希望把磚窯
偷挖來的黏土
捏成玩具
以想像換取樂趣

進入童年記憶
細長的那一端
會心的微笑
一如午後的秋陽

■施漢威

解　脫

雲下的雨絲絲縷縷
湖面一圈又一圈　漣漪
雨無休止的所謂浪漫纏擾
湖說：煩透累透

雨擠下最後一滴淚
天晴了
湖水恢復平靜
樂得清澈如鏡

15.6.2019

偶然的變奏

我原是一朵高貴的彩雲
不慎被山風吹過你心坎
你千萬別記取
最好徹底忘掉
我只是偶爾過境
我要的是
太陽的陪襯

15.6.2019

蜂　巢

金壁輝煌
炫耀於都市夜空
蜜蜂會飛
人沒有翅膀
倉猝之間
該以何種方式穿越？

28.6.2019

■耘乙

十四行：在十字路口

雨天給孩子們走彎了

雨天給孩子們走彎了，才找回給諸啟示的哪一個
依然清晰在廣場上，孩子們和我一道抗擊預言
總想著成長，轉向另一片藍天
但要說服我遊行的朋友，這一刻，心中的問答
為了今後，從荒徑翻越野嶺
聽風祇有一個方向
掠過高原上，繼續掛在懸崖，練練膽
孩子們登山，摘取薄霞
給肉體發出訊號，激起無數個漩渦
在不斷的流徙中，與猿攀月
與鹿拂霧，與嵐來一掬
顯然，與我這個大孩子隔著翹盼，乾這一盃
你們傳話：天使的閣樓，空曠得可以呼風喚雨
卻沒一隻珍稀的蝴蝶穿梭

孩子們都走不遠

孩子們自行承諾，把白晝扛到天安門來
你們道出杉空和鳥道
千途外，蛾蟲穿光，螻蟻遊壁
積雨灑向山川，約此相期
讓歌唱著大地上的陽光，兀自變回時間
在茫茫的民主和科學現場，苦難總與文字相相沸騰
打翻的墨水，比對我們生於憂患
為有時候，更需我們罷課
更在今日，更多孩子們在路上，更等著釋懷
孩子們都走不遠，青雲還鋪在白石的臺階
我努力多次，辨認河流匯合的地方
投下我這個少年，回頭的影子
仍難以避開十字路口，來了啊！一蓬蓬的野黃蜂
散發那神秘的雜音

2019-5-4 五四百年有感・硅谷

■李國七

渾　濁

艷陽與夏以一股急躁迅速捲入
五月已末，澄清與渾濁不斷交換位置
月圓時聯想裂變或者蝶變
父親從不講述的那些家族史
陌生的那片海，父親過世以後幾乎空白
一路遷徙流落南方半島的事
零零散散是一朵雲緊接一朵雲的清遠
部分事實與事實部分不曾浮出水面
沿於一事無成卑微地捍衛有限尊嚴
或者強加誤解與扭曲的那些破事
父親走後，我亦是不去探索
多年後，突然鏈接的陌生臉容、聲音與鄉音
當時人在江濱之城，臨窗街道盡是迷蒙雨霧
騎駕人群吆喝走動，絕對是在填補記憶空擋
老輩是不在了，或者因為不在了
也就不存任何包袱與雜質
渾濁的延續渾濁
唯獨我，選擇看到澄清。

俯　視

敲定日子尚未來臨
大地風聲以猝然響起
草木以背部荒涼
試圖抵擋洶湧天色
暗就再暗一些，遮蓋霧霾的山岩
砸向無底深淵，鳥雀、稻穀以及母親淚水
全都捐獻出去，頭顱接受叩問
被膜拜的佛有著滿身金光，再遠一些
目光所及的慈悲，屬於另一世界
暗藏根系揣摩呼吸之外的絕對安靜
總懷想河水解凍、萬物甦醒
希望與夢藏於山野果實一小朵未開花蕾
等待蜜蜂一吸舔開
之後關閉，醞釀輪迴
以不確定款待可能的幸福。

回　歸

回歸之前，誓約卸下的包袱
其實很難做到，包袱猶如朽木猴頭菇
一樹樹盤踞，傷疤感染更多林木
留守殘喘村莊老人們絕對知道
許自己一個循循漸進，復而豪賭一把
反正生命衍生另一些生命
屬於當年父親不說的，我絕對識趣
不論生死大問，不過念及與你
交合的那些溫熱或者清寒夜晚
試圖壓倒末世黃昏心態
在即將的腐爛與消逝之前
以體溫體味記錄一切光影聲色

輕柔帶過

風帶過的破碎落葉聲
冬天驛動中，早已認清並且清算
大幅度波及的
有各種矛盾、糾結與摩擦
族群與信仰的分歧繼續
延順到今日，幾乎又嚴峻一些
猶如我生活的城
一些人繼續博弈
棋局下了半局
結局依舊茫然無解
猶如過路的風
勃起萎縮復又再次勃起
南方山城熱土上
涉及敏感詞與不合適的
遺毒與不良作風影響的
唯有輕柔帶過

■徐夢陽

自由的真諦

真正的自由
在於你掙脫無形的牢籠
那些枷鎖
來自於太多的阻礙
於是你跑了又跑
越過一座又一座的高山
找到一些方法
徹底能自由
不過終究是徒勞無功
逃不了的宿命
依然繼續
隨著時間的齒輪前進
以為自由的真諦
就是做自己
誰知道到頭來
什麼都不是
還被判了
無期徒刑

情　懷

開始梳理情懷
情緒習慣性抄襲鹿抬頭
草木般遲緩搖擺
撇開暴風雨那頁不算
更多時間趨於安靜與緩慢

晨早與深夜於不同光色中搖晃
自認自己堅強，落在墻上的
滿滿的卻是你的影子
一會兒修電鑽一會兒調水泵
一會兒應酬喝酒一會兒有人逝世

我說“厚現代”

——詩人節有感

◎向明

當我用筆寫下“厚現代”這三個字的時候，在一旁讀國中的小孫子說：“爺爺也會寫錯字，只有‘後’現代，先後的後。沒聽說過什麼‘厚現代’。”我也模倣一則電視廣告上那個大人的口吻對他說：“沒有錯，這是我現在看到的現代，‘厚’現代。”小朋友聽得滿頭霧水，一幅不以為然的樣子望着我，我說：“爺爺十多歲就開始寫新詩，那時候就開始有人說新詩要現代化，不能還在使用舊思維，在老八古的詞語裡打轉。而且有一批人像聞一多、卞之琳，以及以後他們的弟子，如戴望舒、王心笛、穆旦等詩人都認為是現代派的傳人。1949 年來到台灣以後，首先就有《現代詩》出刊；並組織‘現代詩社’，由當年大陸詩人杜衡、袁可嘉等人組織的現代派的一員紀弦先生領導，一呼百應，組派伊始，即有一百多位台灣青年詩人參加。這以後的幾十年的新詩的天地，都是由寫現代詩的詩人在统領，在發揚，可說無上風光。所以要說現代，就新詩在中國或在台灣的發展言，就已經一百年了，這麼久的發展歷史，難道積累還不够‘厚’實嗎？所以我說‘厚現代’是有其道理的。”

小朋友聽了我這一番搶白式的解釋之後，顯然仍不懂為什麼現在叫做“後現代”，他認為我所說的“厚現代”是指質地的現代，現在仍是在其中的現代，現代並沒有過去或未來，更無所謂先後。

那為什麼現在許多人都在說“後現代”？還說我們現在正生活在後現代文化中。有人把兩隻脚穿上不同顏色花俏的襪子在街上走，或把牛仔褲膝蓋上故意磨穿，讓皮肉外露，說那是後現代穿著。有人去看戲，那場戲居然不是根據劇本排演出來，而是由演的人在即興發聲，那就是而今的後現代劇場。現在，凡屬標新立異和令人不解的現象都會說成是後現代，後現代一詞簡直成了人們對紛紜雜亂，刻意求新求異的一個遁詞。據提倡後現代的人說，西方自一九六 0 年代開始便已進入了所謂後現代。後現代狀況是進入“後期工業社會”的一種文化現象。其顯著異化之點乃在傳统價值的崩潰，多元價值叢生，一切平面化，無深度性。科技發明日新月異，人工智慧漸漸可以取代人的雙手，誘人的商業文明抬頭，使人愈加懶惰，只求享受。嚴肅的，需要用心靈去思考的崇高性文化藝術自然被冷落，或對之作搞怪式或調笑式的異化，發達的資訊把這些現象渲染傳播，儼然成了一股勢力，一股潮流。

然而真正有所謂“現代”和“後現代”的分野嗎？後現代主義的主要理論家認為西方的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是一個理論上難以精準給予定論的一種概念，不能以各種約定俗成的形式來介定或規範。因為後現代指的不是一個時期，不是有個時期叫“現代”，這之後就叫“後現代”，它不過是一種看世界的方法，一種思維參考模式。西方自從啟蒙運動抬頭，科學革命發展神速，神權思想慢慢退位以後，人自身可以試著用理性去把握和解釋整個世界；可以很理性的把自然世界的規律找出來。這較以往靠天意或神的啟示才獲致的光景得到了不少精神上的鬆弛和解脫。這可能是進入所謂後現代情境後，出現的各種自由解放和不拘小節的現象有關。而且這些仍然是在我們所處的現代中發生，面對的仍然是現代，仍然是現代進行式。

至於詩人寫詩是否也有所謂後現代詩，或有後現代傾向的詩人？在此文類互補，跨界，無論那個角落隙縫都可找到成詩的元素，“但肯尋詩便有詩”的詩的多元化時代，寫詩的人向各種可能方向求新鮮刺激的意向更行蓬勃。在中國大陸因應後現代狀況而出現的後現代詩作早就橫空而出，滿佈詩壇了。為將身體元素入詩的“下半身寫作”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即曾風行一時，但兩三年後便沉落得煙消雲散。近些年的身障詩人如余素華等的走紅，便是他們的作品較之現代派詩人的詩作不那麼作意象之過份經營追求，而且語言多半口語化，對現實的反應更形世俗化，反諷意味特強，這都是近乎後現代詩的特色。我總認為我們的詩守成有餘，開創不足，詩的發展本來應該無常多變的。成功的詩人追求的是，必須待寫的這一首要與以前寫的各首有所不同，向各種可能的經緯開伐，找出最新的超越的詩的能源，未嘗不是詩的福報。如果我們的詩在現代多元文化各自爭出頭的競爭下，一種更厚重的現代詩出現，不是更值得期待的嗎？

2019/6/5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仝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謄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艾米莉・狄金森

Emily Dickinson 詩一首

◎岩子　譯

假如你在秋天來

If You Were Coming In The Fall

假如你在秋天來，
我會將夏天揩除，
幾分輕笑，幾分鄙夷，
猶同主婦把飛蠅趕驅。

假如一年後才能見到你
我會將月份一個個地捲成團——
擱進單另的抽屜裡
以免把順序前後搞亂——

假如呵要等若干個世紀
我會扳著手指一根一根地
減下去，直到所有的手指
全部都落進範迪門斯地*

假如我們注定天各一方——
直至終點——你的和我的生命——
我將會把它扔了去，像空殼
一般，取之以永恆——

可是，眼下，難以肯定
要多久，這非確定呵
折磨著我，猶如那哥布林妖蜂——
難以名狀的——螫痛。

*範迪門斯地，外文名 Van Diemens Land，（地獄之門，大英帝國發配罪犯的地方）。

動人的憂鬱，高度的絕望

◎趙佼

露珠是透明的，素樸晶瑩的“無”下面隱藏著怎樣的華麗，你永遠都猜不透，也許是濃的化不開的生命之綠，蓬勃蔓延；也許是冷清的秋涼裡翻飛的楓葉，溫暖絢爛；也許是夜空裡劃過的流星，驚艷世俗又歸於沉寂。露珠般純淨的詩語裡駐著狄金森高貴的詩心，每逢陷入困境，就向上帝、向夜空、向永恆要一首詩，“飲吸無窮於我之中”，憑借生命的靈性，她會得到一個簡潔透明的答案，衝突的情緒和矛盾的意欲化成清淡、質樸的詩語，難言的混沌由此而秩序井然。吟詠誦讀間，會跟隨她一起，在情緒裡煎熬，仰望星空，低語傾訴。宗白華說“美是豐富的生命在和諧的形式中。美的人生是極強烈的情操在更強毅的善的意志統帥之下，在和諧的秩序裡是極度的緊張，回旋著力量，滿而不溢”這是詩學智慧，也是人生哲學，正如新性靈所倡導之“一躍而起，輕輕落下”。譯者同樣懂得如何將熾熱的詩心、詩情化作露珠般的譯語，玲瓏剔透卻永遠看不夠。“假如你在秋天來”，錯過了春日馨香與生命之夏又如何？秋天，繁華落盡之時亦是冷靜，生命中的燦爛與秋涼相遇，希望油然而生，希望與等待相伴，再漫長的等待都不會乏味，因為“我可以將月份一個個地捲成團——擱進單另的抽屜裡”；“假如呵要等若干個世紀”，也不要緊，還有連心的十指作陪，一個指頭就是一個世紀，“我會扳著手指一根一根地／減下去，直到所有的手指／全部都落進範迪門斯地”；“假如我們注定天各一方——／直至終點——你的和我的生命——／我將會把它扔了去，像空殼／一般，取之於永恆——”，時間無聲地流逝，生命的存在感在無盡的等待中升華。生活至簡，只剩下用來書寫人生的紙與筆，還有幾個“抽屜”存放微渺的心事，靜寂裡可隨時與遠方搭起神秘暗道，躍入大自然的節奏，“物我同忘”。“可是，眼下，難以肯定／要多久，這非確定呵／折磨著我，猶如那哥布林妖峰——／難以名狀的——螫痛。”結尾處的“不確定”就像露珠滑落，透明的“螫痛”裡蘊含了宇宙的氣息，和著詩人有力的心跳，也許還會傳來遠方隱約的回應……

偉大的詩是心靈與宇宙氣息的渾然合一，似露珠，隨風而歌，微顫流動，縹緲絢漫。詩裡往往駐著一段生命體驗，時間是流動的，心緒也是流動的，詩語就是流動的心緒與時間發生共振的交響樂，流動不居與靜止的文字形成悖論，狄金森的詩語一眼望去就是一個樸素安靜的存在，從第二眼起，就會有想探個究竟的衝動，想看清透明裡活躍的是什麼。好的譯者會讓原詩的靈魂從文字中解脫，穿越時空，合著宇宙的脈搏跳動，讓譯文在靜默中蛻變，直至破繭成蝶那一刻，譯者的詩興、詩藝、譯藝與原詩人達到瞬間“妙合”，偉大的詩意總會在冥冥之中彙合，在異域中自然衍生。誦讀自然質樸而又張力無限的詩語，不難想到：曾經掛在嘴角的微笑，落入未來期待的眼神，“一個個地捲成團”、游離在抽屜邊緣的心事，茫然不知所措“扳著手指一根一根地減下去”，卻只聽到露珠無聲的滑落……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詩的藝術 *Ars Poetica*

阿奇博爾德・麥克利什 作

Archibald Macleish ◎海鴻 譯

詩應當有像而無聲
猶如一粒球形的果實，

默啞
像是拇指下古舊的勛章，

靜寂如磨穿了衣袖
推窗邊的石頭　青苔已蔓生其上——

詩應當簡言少語
猶如鳥兒的飛翔。

*
詩應當在時光中靜止
就像那月亮爬升，

離去時，如月光一段段鬆開
與夜色纏織的樹椏，

離去時，如冬天背後的月亮在退出，
一幕幕的回憶——

詩應該當在時光中靜止
正如那月亮升起。

*
詩不應等同於：
真實。

致哀傷的過往
空空的門廊和一片楓葉。

致愛
斜倚的青草和海上兩點亮光——

詩不應求解意
而求存在。

原詩 Ars Poetica 鏈接： https://www.poetryfoundation.org/poetrymagazine/poems/17168/ars-poetica

水南夜聊⑨

關於口語詩

◎李白雲

目前，在大陸詩壇掀起口語詩熱，從眾甚多，大行其道，幾乎在任何一個場合或角落，都能看見有詩人隨隨便便口占一首，秋日般漫天落英，詩影繽紛。我對這一奇觀的看法如下：

一、口語是相對於書面語而言的語系。然而兩者的界限並不是那麼涇渭分明，有些用語甚至是中性的，比如“我”如何歸類，或都可以任意歸類？只有方言或俚語才能明確地顯示出口語的特徵。但是，誰僅憑方言或俚語成詩，沒有。在所謂口語創作的詩貌中，普遍的情形是在詩中刻意增加多些口語成分，作為書面語的搭配，而不是把書面語驅逐出自己所稱許的樂園。

二、作為一種詩學主張，重口語輕書面語的合理依據何在？是因為在詩意的營構上口語比書面語更有優勢，抑或書面語妨礙了口語的發揮？對這些問題，倡導者至今還沒有給出具說服力的回答。有人說是口語可直接獲得“事實詩意”——難道書面語就做不到或處於劣勢嗎？在文學史上，有些詩人確是曾經在創作中增加口語的比例，但其旨趣往往限於在審美轉換上做些語言的搭配性嘗試，而並非完全訴諸口語。事實上，僅憑純口語，絕不能成詩，遑論寫出好詩。這是不證自明的通識。

三、既然所謂的口語詩的用語仍然是搭配性的，那麼，能寫出好詩也屬正常，說到底這完全取決於詩人本身的功力。在鋪天蓋地的口語詩中，也有佳作，但比例極低，其中的絕大部分口語詩都輕淺低俗，甚至淪為段子和打油的境地，不堪入目。這種狀況當然不能完全歸咎於語言使用上的自我限制，功力不足或無功力可言，恐怕是更大的原因。試想，一個三歲孩童哪怕是用上上帝的語言，能寫出好詩嗎！

四、因應生存的變化，語言一直在同步演變和發展，新的用語也在不斷誕生，為創作提供必要的表達工具。然而，無論現存的語量如何豐富和龐大，對真正的詩人或作家而言，都顯得貧乏無力，常常有捉襟見肘、無從表達之感。在這種常態下，硬性地選擇某種語言進行創作，等於放棄某種用語的選擇，捨棄一些工具，這雖然不排除有出於美學實驗這種勇氣可嘉的嘗試，但結果可想而知。語量選擇的受限必然會妨礙詩性的營造，能出好詩的概率會大打折扣，哪怕功力再深的詩人也難幸免，而功力淺的只會越寫越糟糕。總之，用語上的自我限制，無異於削足適履，作繭自縛。這還好比你本來有十頭牛來耕田的，卻偏偏只用其中一頭，跟自己較勁，並美其名曰創舉。

五、以上的分析也許還是詩藝上的。口語詩潮的出現，更根本的原因應在文化類型及其認知身上去尋找。我們所處的社會還是前現代型的，尚未進入嚴格意義上的現代階段，傳統的文化觀念及美學觀念還是一種主導力量，影響較大的古韻格調，雞湯情懷，政治頌歌和市井氣十足的口語詩等，正是非現代型社會特有的文學景像。口語詩宣稱自己是後現代的，這更像宣布自己的無知，猶如革命時期聲稱自己的紅色文學是領先世界的那樣。其實道理很簡單，在一塊前現代型社會的土壤裡，能輕易種出現代之花嗎？至於後現代那種特有的精神病，於我們尚遙不可及，還不知要等多久才有機會患上哩。

進入現代性寫作，必須在認知上經過現代理性的啟蒙或洗禮，同時具有相應的知識儲備。在這批農民起義軍式的口語詩群當中，有誰具備如此這般的素養；或曰，誰若是有如此這般的素養，還會混跡在這一群體之中嗎？

普希金生平事跡鉤沈錄①

——還原真實的普希金之五

◎陳殿興

一、還原真實的普希金任重道遠——短序

普希金是俄國偉大詩人。俄國人，無論男女老幼，大概沒有人沒讀過他的詩。但是他的生平事跡，人們卻若明若暗。1937 年開始，蘇聯官方開始神化普希金，對他生平事跡的研究劃定了框框。誰要突破框框，誰就要要付出慘重代價①：不僅在學術界受到歧視，研究成果難以發表，而且更有甚者，甚至為此而獻出生命。②即使蘇聯垮臺以後，正統的普希金研究機構仍然堅持蘇聯時代的框框，而且俄國人，無論男女老少，沒有人不喜歡普希金的詩的，在情感上也願意接受神化普希金的做法，不願意正視真實的史實。但是只有認識真實的普希金才能真正深刻地理解他的作品和創作道路。因此一些學者不畏艱難險阻，為讓讀者了解真實的普希金而進行研究。他們的研究成果在俄國已引起越來越多的讀者的注意。

我的工作就是選擇這些學者的研究成果中的精華告訴中國讀者。為此，我已發表了幾篇文章（《普希金與沙皇》、《普希金之死前前後後》、《普希金晚年悲劇》《普希金之死：史實與質疑》），這篇是對以前幾篇的補充，把前幾篇文章裏沒有提到、而中國讀者需要知道的、跟普希金生平有關的一些史實做一介紹。

中國研究普希金長期受蘇聯影響，完全還原真實的普希金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我做的工作只是開頭，未來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任重道遠。

這裏還應當說明的是，我介紹的大多是俄國學者所得出的結論。他們的每一個結論，都有很詳盡的論述和令人信服的論據，有的是一篇論文，有的是一部專著。感興趣的讀者可以根據我註釋裏提供的線索去閱讀，乃至獨立研究。

二、出於淤泥而不染——他的遠祖和父母

普希金對自己的先祖是充滿自豪感的，在詩文裏不止一次提到過自己的先祖。然而我國讀者卻知之甚少，因此有必要加以簡要介紹。

普希金出身於一個貴族世家。始祖拉特沙（Ратша的音譯，這是一般寫法；普希金在《我的族譜》裏寫作Рача，音譯是拉恰）是伊戈爾・奧利戈維奇大公的家臣，負責管理基輔市，距今已六百年，因此普希金自稱是出身於具有六百年歷史的貴族世家。拉特沙第七代後裔格里戈里・亞歷山大羅維奇綽號Пушка（大炮），因此其後代就姓Пушкин。祖父列夫・亞歷山大羅維奇·普希金（1723-1790），曾任炮兵上校，近衛軍上尉（相當於陸軍中校），退休時為中校。普希金的父親謝爾蓋・利臥維奇・普希金先在軍隊服務，官至上尉，以少校銜退休。後到軍需財務局任文職，官至七級財務官（待遇相當於陸軍中校），他是普希金祖父跟第二任妻子所生，所以雖是貴族，但沒有爵位——爵位由長子繼承。

曾外祖父伊布拉姆・彼得羅維奇・漢尼拔（1696-1871），傳統說法是埃塞俄比亞（阿比西尼亞帝國境內）一個領主的孩子（一說：漢尼拔不是黑人，而是西班牙的黑皮膚的塞法迪猶太人③），七歲時和弟弟一起被擄到君士坦丁堡，1705 年被俄國薩瓦・拉古津斯基買下，帶到俄國獻給了彼得大帝（彼得大帝很喜歡搜集一些珍奇的東西）。他 1705 年 7 月下旬接受東正教洗禮，彼得大帝是他的教父，因此他的父名就叫彼得羅維奇，姓就叫彼得羅夫（1720 年代末為了紀念古迦太基名將漢尼拔改姓漢尼拔）。一直跟在彼得大帝的身旁，彼得大帝征戰，他也跟著征戰，充當傳令兵和秘書。1716 年隨彼得大帝出國，留在法國，進了一所工程學校，學習了一年半，便參加法軍，在四國聯盟戰爭中頭部受傷，官至大尉。1723 年回俄國，被任命為近衛軍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團彼得大帝親任連長的爆破連少尉工程師。1756 年任俄軍軍事總工程師，1759 年升任上將，1762 年退休。因功勛卓著，被封多處領地，米哈伊洛夫斯克就是其中之一。普希金很以他自豪，在詩裏多次提到他，1827 年還以他作題材著手寫一部歷史小說，沒寫完，書名就叫《彼得大帝的黑人》。

祖祖輩輩都是農奴主，父親的祖傳莊園是波爾金諾，母親的祖傳莊園是米海伊洛夫斯克。1830 年 5 月 6 日，普希金跟岡恰羅娃訂婚以後，父親分給了他波爾金諾附近一個叫基斯捷尼約夫卡的村子，有 200 個農奴。因此自己也成了農奴主。

他雖然出生在農奴主家庭，而且自己的生活也靠農奴養活，但是他反對農奴制，1819 年就寫出了《農村》一詩，描寫了農奴的悲慘處境。

三、外祖母功不可沒——他的第一個俄文老師

正統的普希金研究專家過去一提到普希金喜愛俄文，喜愛俄國民間文學，就離不開乳母阿琳娜・洛吉諾夫娜，絕口不提他的外祖母瑪麗亞・阿列克謝耶夫娜・漢尼拔（1745-1818）。她是普希金曾祖父的女兒嫁給普希金的外祖父。1811 年以前住在莫斯科市內和莫斯科郊區的扎哈羅沃莊園，普希金小時候經常到她家。後來她還住在女兒家，幫著女兒料理家務。當時人揚科娃回憶說：“普希金一家日子過得快活開心，真情坦率。家裏的事情大部分由漢尼拔老太太主持。她是個很聰明能幹、深明事理的女人。她像母親一樣關懷心愛的外孫。家裏日常都講法語，但是她卻講俄語，她也教普希金講俄語，她是普希金的第一個俄語老師。普希金非常愛聽她講彼得大帝黑人以及她的祖父勒熱夫斯基（Ю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Ржевский ，1674 — 1729）接待彼得大帝的故事，講不久前的往事……”④

普希金在皇村學校讀初年級的時候，外祖母常用俄文給外孫寫信，信的用詞造句異常優美，使精通俄文的普希金的同學傑爾維格贊嘆不已。傑爾維格回憶

說：“毫無疑問，她是未來詩人的第一位老師……她教會了他讀俄文寫俄文。”後來（1817-1818 年間）還對年輕詩人講過俄國偉大劇作家馮維靜和她看諷刺喜劇《紈綺子弟》初演的盛況，她說：“劇院人山人海——普羅斯塔科夫們和斯科京寧們（都是劇中人物——引者）進城擔任公職的子孫們都來看劇，因此他們看到了自己的知近朋友和家人……”

19 世紀中葉，普希金研究專家巴爾捷涅夫記錄了普希金的妹妹奧莉加的口述，“詩人的外祖母瑪麗亞・阿列克謝耶夫娜・漢尼拔喜歡回憶老事，普希金聽她講過家族的許多傳說——這些傳說後來受到他非常珍視。她常講著名的彼得大帝黑人及其親屬和她和丈夫的祖先的故事。例如，我們知道她愛講她的外祖父勒熱夫斯基接待彼得大帝的故事。其中有這樣一個故事。“皇上常常隨隨便便地到勒熱夫斯基家裏來。有一次來吃午飯。餐桌上端上了皇上愛吃的用發麵餅包成的大包子。可是皇上不知為什麼沒有吃，撤下去了。第二天，勒熱夫斯基吩咐把大包子給自己端來，他一看嚇壞了——原來包子裏放了一些蟑螂當葡萄乾。彼得大帝看到這些昆蟲感到無法形容的噁心。勒熱夫斯基的仇敵買通了廚師玩這個把戲，是想讓皇上的寵臣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⑤勒熱夫斯基家的一些細節後來在普希金的小說《彼得大帝的黑人》裏有所描寫。

普希金的乳母阿琳娜・洛吉諾夫娜，本是他的外祖母瑪麗亞・阿列克謝耶夫娜・漢尼拔家的僕人，給普希金的母親當過乳母，是瑪麗亞・阿列克謝耶夫娜・漢尼拔選派她去給普希金當乳母的。

四、皇村學校——一所貴族大學

普希金能成為偉大詩人，個人的天賦固然很重要，但是個人的天賦沒有適宜的客觀條件也是得不到發展的，其結果也只能是“泯然眾人矣”。對普希金來說，適宜的客觀條件裏家庭環境固然重要，但是他青少年時期所受的教育可能更重要。然而長期以來，人們談到普希金成長時卻只只提家庭環境，不提皇村學校。其實，普希金的政治觀點和寫詩技藝都是在皇村學校養成的——他的第一首詩也是在皇村學校寫的。因此這裏要簡要談談皇村學校。

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登基以後，採取一系列自由主義的措施推行改革。1810 年，他指示其親信、主張改革的教育大臣斯佩蘭斯基起草創建一所培養開明的治國精英的高等學校的方案。1811 年，亞歷山大一世批准這個方案，成立了皇村學校。校舍定在彼得堡附近的沙皇夏宮所在地皇村。學校取名Царскосельский лицей（皇村學校）。лицей 這個詞來自古希臘文Λύκειον，本意是雅典郊區的一個地名，蘇格拉底和亞理斯多德曾在那裏講學的地方。取這樣一個名字，就表示這不是一般學校，是以培養貴族子弟成為治國棟梁為宗旨的貴族大學。規定學制 6 年，分前後兩期，前期 3 年為預備班，授中學課程；後期 3 年為高級班，授大學課程。畢業後根據成績可獲得 9 至 14 級官銜。

設以下課程：

1.思想類課程（神學，倫理學，法學，政治經濟學）。

2.語文類課程（俄文、拉丁文、法文、德文;文學和語言，雄辯術）。

3.歷史類課程（俄國史、世界史、自然地理）。

4.數理類課程（數學、物理學基礎和環宇概況，數量地理學，統計學）。

5.美術和體育類課程（書法，繪畫，跳舞，擊劍，騎馬，遊泳）。

第一屆招生 30 人（其中一人後來病退），全是從十一二歲的貴族子弟中選拔的。學生一律住宿，每人一個房間，有舍監和家庭教師照料他們。亞歷山大一世本想讓他的兩個弟弟——尼古拉和米哈伊爾也來就讀，因皇太后反對只好作罷。

普希金之所以能入選，有學者說因為他的伯父瓦西里・普希金是著名詩人，跟學校創辦人教育大臣斯佩蘭斯基認識。⑥

普希金學習的時候學校有教授 9 人。教授仔細觀察每個學生的天賦和才能，力求因材施教，開發每個人的特長。學校禁止體罰，自由氣氛濃厚。教授講課不用灌輸方式，力求啟發學生開動腦筋。討論問題無禁區，任何問題都可以討論。

教授裏面對普希金影響最大的是教法學的庫尼岑教授。據學者研究，普希金寫《自由頌》就受了他講受的自然法的影響。反對農奴制也是受他的影響。普希金對他是心懷感激的，他在 1825 年写的《10 月 19 日》早期版裏寫道：

心意和美酒獻給庫尼岑！
他塑造我們，培育我們火熱的心，
我們一生的基石是他奠定，
也是他點燃了我們心靈的明燈。

普希金寫詩天賦之所以能得到發展，應該歸功皇村學校濃厚的寫詩氣氛。俄國學者說，學生只要不懶，幾乎所有人都寫詩。學生中間傑利維格、屈謝爾貝克爾、普申、伊利切夫斯基、科爾薩科夫都寫詩。詩可以作為文學課的學習成績。普希金的《皇村回憶》就是俄國文學教授加利奇建議作為文學課考試在初級班升高級班的考場上朗誦的。文學課畢業考試，普希金也是朗誦的詩（《無信仰》）。當時學生還出版許多刊物，為學生發表詩、散文、文學批評和政治論文提供了良好園地。

1817 年 5 月畢業考試，普希金各科成績總分排 26 名（全班 29 人），只有俄國文學、法國文學和擊劍得高分。⑦

（未完，待續）

①Козаровецкий, Владимир. Судьба пушкиниста（https://www.litres.ru/aleksandr-lacis/pochemu-plakal-pushkin/chitat-onlayn/）

②Александр ЛАЦИС. Из-за чего погибали пушкинисты （http://telegrafua.com/world/14180/）

③同上。

④Мария Алексеевна Ганнибал（http://hrono.ru/biograf/bio_g/gannibal_ma.php）

⑤Ю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Ржевский (1719-1729) http://нижнийновгород.рф/Gorod/Istoriya/YUriy-Alekseevich-Rzhevskiy-1719-1729

⑥А.С.Пушкин. Малоизвестные факты из жизни человека, которого знают все（https://ria.ru/20120606/666710071.html）

⑦同上。

詩人檔案

路易斯·朱科夫斯基

◎劉耀中

一、前言

L.朱科夫斯基（Louis Zukofsky, 1904-1978），龐德（Pound）曾稱他為“美國最聰明的人”，雖然他在生前未被公眾發現或被評論界、主要詩人們視為二十世紀美國的重要詩人。當代的較年輕的詩人如克里利（Greely）、鄧肯（Duncan）、卡盧斯（Carruth）、湯姆林斯（Tomlinson）都曾受益於他。他死後直到今天，如大英、哥林比亞和世界等主要百科全書還沒有提及他的名字，因他在生時，評論界對他的詩反應冷淡，被視為艱澀和瑣碎。因此朱氏曾在1931年發表他的詩論《真實與客觀》（Sincerity and Objectification）在《詩刊》上。但朱氏對客觀美學的界定與闡述含混晦澀及有偏見，對其他詩人則傲慢地採取排斥態度。很多讀者寫信表達對該文的不滿。在那時白人至上的世界裡，他們抨擊朱氏，指他在希臘文化的偽裝下鼓吹猶太種族主義（Zionism）。在論戰中，朱氏不善辯，企圖反駁而未成功，因而給人客觀派詩人是妄自尊大地搞小集團的印象。《詩刊》主編哈麗特·門羅（Monroe）女士對朱氏說：“你必須開展一個運動”，朱氏答：“不”，“那就說是‘客觀派’吧”門羅答。朱科夫斯基的詩人朋友威廉斯的母親是個法國與猶太血統的混血兒，他不會歧視自己猶太人。公平地說：客觀派是意象派的支派（Objectivism is an ougrowth of imagism）。十年後，他為《普林斯頓詩與詩學百科全書》（The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撰寫了客觀派的同條，在該旗號下的詩人多是猶太裔，後來各自建立了自己的風格。那有：雷茲尼科夫（Charles Reznikoff, 1894-1976）、麥克爾蒙（Robert McAlmon, 1891-1956）、雷科西（Carl Rakosi, 1903-）、奧本（George Oppen, 1908-1984）等。

叛國詩人龐德是個法西斯（Fascist）反猶太主義者（Anti-Semite），是朱氏的朋友和恩師，也曾資助朱氏暢遊歐洲，朱氏一向對龐德忠誠，並到獄中探他，那是詩史中一個尷尬的遺憾。走筆至此，筆者想及美國少數民族詩和美國主流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的關係，許多華裔詩人甚至黑人、印第安人皆是在本土出生的。美國詩人受了華裔詩人影響不淺，沒有他們給美國的啟蒙，絕對不會產生一個所謂中國通的龐德、一個艾略特、一個雷克斯羅思（Rexroth）及一個朱科夫斯基，可是他們猶太裔作家及詩人們常常被列為文化主流人物是對講公平待遇的社會頗有諷刺性的。

二、出處

朱氏生於紐約市的一個從前蘇聯移民的猶太家庭，父母不會講英語，英語是朱氏的第二語言。朱家講的是猶太人使用的國際語（Yiddish），通稱為依地語，是帶有沉重的宗教色彩的希伯來字、德語及其他瑣碎斯拉夫語言混合成的。

猶太人家庭重視宗教儀式和禮教，也有似中國人視“書中自有黃金屋”的習慣，許多猶太裔小孩在中小學的成績優秀，他可以免費入紐約市大，但他家卻花錢送他上哥林比亞大學，這也有似華人的成狀元、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封建思想概念。他在20歲時就獲得碩士學位，但沒有進而工作，開始寫作宣傳世界革命，如1925年寫的《稱頌列寧》（Memory of VI. UIianov）和1947年《1926帕塞伊克罷工期間》（During the Passaic Strike of 1926）。他在1947年起執教英文科，於布屋倫工藝學校與妻子西莉亞及兒子居於紐約市，直到1966年才升為副教授至退休。

三、崛起

朱氏和許多猶太人學者一樣是被社會忽視和被異化而忿恨的藝術家。他的身材瘦削，有自疑患病的病態，但是個寬宏大量的人，因之龐德給許多的要求，甚至把朱氏收買了。猶太裔青年在出來社會之前，皆受過嚴格的宗教儀式和訓練，他們特別地懂得喀巴拉（Kabbalah）文字魔術（Word magic）。猶太人口才極好，又懂得使用文字和寫作的片斷化和抽象化。龐德要招兵買馬才要利用朱，看重朱在這方面的才能，給他在詩創作方面的鼓勵。那時龐氏正在搞先鋒文藝，和女詩人與怪人格特魯德斯泰因式文學競爭。她於1914年在她聞名的代表作裡，運用略微的變化的重複，以及極端簡單化和片斷化的手法的成功，例如：一朵玫瑰花是一朵玫瑰花是一朵玫瑰花（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朱和斯泰因（Gertrude Stein）皆是實用主義者和背著猶太人傳統的行李稱之為Jewishness的藝術家。雖龐德妒忌她，斯泰因只視龐氏為一粗漢土包子，其實朱氏的作品是寫來諷刺艾略特的《荒原》和龐德的逃亡意象主義，朱認為他們的作品沒有真實性Sincerity。在另一方面是給艾略特、龐德、穆爾和威廉斯（Williams）作品之間架上橋樑，及深深地影響了黑山派和今天的語言派。

四、最重要的作品

朱科夫斯基於1928年開始寫他的代表作《A》，這是最奧妙的英語詩，奠定他在文學史上地位的傑作，1974年才完成。該書共24章，與喬埃斯的《烏拉斯》一樣地象徵有24個節奏，一天二十四個小時的記錄，含有襯托音樂和豐富反複的玄感，《A1至12》於1959年、《A13至21》於1969年出版，《A24》估計240頁、《A》的全部共826頁於1979年出版。該詩集直接地影響了黑山派，詩人稱朱氏為傑出的導師和模範詩人之詩人。

像龐德的《詩章》一樣，包容中西文明，朱氏不只談及古羅馬詩人、猶太人哲學家斯賓諾莎意大利樂師維伐爾迪，也談卡斯特羅、艾森豪威爾，可能引起中國詩人對朱氏感興趣的是該詩集也提到中國文明十八處之多，這包括成吉斯汗及太空船和馬克思主義。

該首長詩的標題A是採用不定冠詞a，A什麼？什麼都可以，A擁有開放型的藝術魅力，且閱《A1》的首句：

Round of fiddles playing Bach

（一曲小提琴演奏的巴哈的音樂）
接下來是：
喂，你們這些女兒，分擔我的苦痛——
赤露的手臂，黑色的服裝，瞧他！誰？
我們的上帝激情，瞧他！怎樣呢？
他的雙腿，小腿上的腱在流血，啊！上帝最聖潔的羔羊！
觀眾全身黑服。
死亡的世紀，那兒是你的，穿著五顏六色的萊比錫鄉村老鄉，
復活節，莊重地跳動，古板而生硬，喘息著——
“去教堂？嬰兒哪裡？”
“啊，合唱團指揮急急匆匆——約翰·塞巴斯蒂安，22 個小孩！”
——南京大學教授張子清譯

朱氏在詩中圍繞兩個中心文化人物，巴哈利莎士比亞來代表德國音樂的發達，和莎士比亞給不列顛編製了個人的政治和審學的基礎。具有地方色彩的口頭的抒情及其變奏的結構形式，加上朱氏的宗教和文化背景和困局，儘管該創作包含了這開放型的大工程和龐德和喬埃斯並肩的 20 世紀大作家，結果給他們的報償是聲譽和毀譽俱來的。《A2,3,4,5》皆是涉及婚姻、父母和社會與死亡等問題；《A6》是描述穿過北美大陸旅程所見到的荒涼和唯物質主義利益之破壞；《A7》是歌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以巴哈配樂及資本論內的句語為背景；更令人注意的《A8,9》內用解析幾何的圓錐曲線公式來分佈英文字母 n 和 r 的聲音，使讀者想起馬拉梅（Mallarme）和意大利古典音樂柏加尼定律（Paga-nini）的拍子；《A10》的時間是 1940 年俯瞰世界全面的評述；《A11》是給他兒子的一封遺書，談及他生活在大眾文化的失落；《A12》是他個人對讀者說話、獨白、放寬地談自己的格式，反映出他的機智和友善，他是一個典型的紐約猶太裔美國人。該作是一讚美小家庭之頌。但是他向來把自己比喻為螳螂筆者，推測這是來自被困擾情結的流露；《A13-21》內的詩或有多種意義不明確的話，甚為難懂，但仍可閱讀，有短行詩及其他先鋒派的大膽形式；《A15》談及美國甘迺迪被暗殺；《A16》只有三行；《A17》中嵌有多段長篇散文是獻給詩人威廉斯的，並有草書筆跡；《A21》內含有從拉丁文翻譯成英文的浦勞塔斯的作品；《A22,23》為什麼是朱氏寫完《A24》之後才完成的？筆者找不到答案，大概是他受了弗洛伊德和榮格的回古記憶心理學的左右，該集完全偏離了傳統的詞句語法，完全是受了喬埃斯，和斯泰因的影響，成為了語言詩之先驅之作，影響後來者甚鉅。用五個字八條線，激動人心的隱喻，適應地形的安排和寫碑文的語法，我們亦不得不指出朱氏有存在象牙塔的傾向。喬埃斯在生時認為自己的作品《芬尼根的守靈夜》（Finnegans Wake Celia）能使學者們忙碌探索二百年，朱氏也要說他的《A》能帶給後人一兩百年的研究工作！現在　幸有朱氏的手稿和注釋保存在德克薩斯大學的蘭塞姆人文研究中心，能給博士生們洩露一些暗示，同時也足見朱氏這個猶太裔學者在生時的博學才多和其努力；《A24》的全部皆是配五線譜歌詞，最後的節奏是詩文的妻子（Celia）西莉亞配的樂譜（採用漢德爾的豎琴奏），全詩共 240 頁，分為五部：音樂、思考、劇、故事和詩作的扼要重述，指出言語和書寫是非配合的，現在詩人只不過是彈奏而已！

黑山派詩人克里利於 1972 年訪問朱氏，發現他們仍舊很好客，但生活得非常簡單。西莉亞只煮了一壺黑咖啡招待他，冰箱也沒有牛奶，只放了一匙量的冰淇淋來代替。西莉亞說朱氏每天只閱讀斯賓諾沙的哲學，不常外出，朱氏生活在他的即約藝術中，客觀主義第一個條件就是把詩的結構視為客體，把之收窄得像杆劍似的形式，克里利便是朱氏的得意門徒了。朱氏的著名杆狀詩有：關於甘迺迪被刺“國家和／世界的／哀悼／通過三天內的／黑暗和／白天／粘貼在／電視上”；另有一首：“我將告訴你／關於我的詩學——音樂／言語／一個整體／下限言語／上限音樂”。

克里利於 1991 年給朱氏出版了他的短詩集（The Complete Short Poetry of Louis Zukofsky）。克氏在朱氏的的《A》封底寫下：朱氏最後的創作時期是 1974 年，因此它的時間跨度是 46 年，毫無疑問，《A》是他一生的心血結晶……。這部作品表明朱氏的藝術是無與倫比的，在我們的時代沒有一個詩人能如此深入探索語言資源……

五、結語

英文字的“我”是“I”，德文是“Ich”與英文的“ego”同義，同時也是陽具摩天樓的象徵（弗洛伊德），皆是杆狀的。在朱氏的著名短詩〈螳螂〉（Mantis）中，朱氏描寫牠的捕食生涯，在紐約地鐵區有一雙乞丐的眼睛鋼琴弦的身體，多可愛的小傢伙！地鐵螳螂（Subway Mantis）豈不知其遊蕩的生活？因之朱氏的作品是對現代主義的不滿而作，打開了後現代主義的大門。朱要採用深層的意象（布萊 Bly 的所謂 Deep Imagist Poetry）。朱氏的螳螂象徵使讀者感到倒霉、悲慘和不幸，那只不過是片斷和抽象的隱喻。中國人有一句成語更有深層意義：“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那是象徵螳螂的全部戲劇。當德國猶太裔哲學家阿朵諾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的大屠殺時，含淚地問“那麼詩作還有什麼意義呢？”儘管朱氏有好的哲學，也只不過是客觀的真理和道德，他對語言的態度是蠱惑，客觀的看感情和結構統一和高速實用主義。他不太注重象徵，朱氏生時不喜歡人說他的詩晦澀，似乎忘記了一句名言“象徵才能使思想站起來”（Symbols give rise to though）。詩是文明的發展尖端，希臘有蘭馬，中國有李白、杜甫，印度有泰戈爾……今天美國是世界文化的熔爐，一個民主自由的富有大國，開國先驅拚命地借用中國的古詩學，創了先鋒派。猶太裔是新移民不甘示弱而佔了領導地位，十多個頭牌的作家或詩人中多數是他們，華人的傳統文明能不能和現代文明結合起來，從而使華人登歷史高峰，是筆者的期望。

編輯筆記

“散文”既可單指文學範疇內非韻文作品的一種文類（literary genre），也可指運用普通語法結構，不講究音韻、排比，沒有任何束縛及限制的文字梳理方式。前者是一種文學形式，就是我們理解的散文創作；後者是一種書寫的方法。散文詩並不是前者和另一種文類——詩的混合體，而是使用後者作為工具來創作的“詩”，因為語法結構鬆散帶來的自由，而能表達出較為豐富圓滿的思想。但正如散文詩大家秀陶所說：“散文詩基本沒有妙句，但一定有很妙的思索方法、很妙的題材、很妙的描寫方法……”，點出散文詩和韻文詩的一個很大分別。當然，既有妙句亦有豐富思想的韻文詩或散文詩並非絕無僅有，兩者兼備必為傳世好詩。現時詩壇上所見大部份詩作皆是以散文來寫的分行詩，那又何尚不能稱之為散文詩？這也同時反證了“不管以韻文或散文為工具來寫，詩就是詩”這道理。

與過去不定期的刊發不同，近兩年來《散文詩專頁》每期都推出，這固然出於編者個人對散文詩的偏愛，但並不代表每期發表於“專頁”的創作（包括編者自己的）就符合客觀的散文詩要求！其中不乏沒有詩意、詩趣的“散文”，也不缺只求辭藻華麗卻庸俗而內容蒼白的“美文”，更不少囉嗦冗雜無病呻吟之作……。其實，這些毛病其他分行詩也多的是，只不過容易被分行的形式所掩蓋，一般人便無可無不可的視之為詩。“散文詩專頁”成績雖不如理想，我們仍將不計篇幅，讓其持續，因為一來能鼓勵詩人創作散文詩，二來可匡正讀者和詩人長期來對散文詩的錯誤認識，三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探索下，提高中文散文詩的水準。

本刊網站 newworldpoetry.com 備有每期詩刊的電子版，歡迎詩友們前往瀏覽免費下載。

由於美國郵費連年暴漲，本刊經費短缺，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至於有長期電郵電子版服務需要者，請電郵本刊郵箱 nworldedit@hotmail. com 索取。

詩訊

2019 年 6 月 22 日，“融媒體時代第二屆微詩理論研討會暨國際華文微詩精品叢書發佈會”在廣東人文與傳播學院舉辦。

“漢語教學與越華文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將於 2019 年 8 月 9 日在胡志明市召開，由越南社會暨人文科學大學主辦，越華詩人余問耕、曾廣健、李偉賢等協辦，大會並邀請多位國內外學者、詩人參與。

台灣詩人向明今年過 91 歲生日，家人於農曆 6 月 4 日生日這一天（7 月 6 日）和他一起回到他的出生地湖南長沙幫他慶生。

詩人秀陶歷年來在《新大陸詩刊》發表選譯的里爾克詩作，經已編輯成《最好的里爾克》一書，由台灣目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於今年 7 月 11 日出版。

詩人洛夫妻子陳瓊芳編選《愛的旋律：洛夫情書選》，於今年 6 月 5 日由台灣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　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　完	$5.00
7	錢江寅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售　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　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售　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　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　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　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售　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　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　完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售　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售　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售　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　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售　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　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中文版）	小說	逸　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39	秋窗（Autumn Windows）	英文詩集	非　馬	已出版	$10.5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九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毋忘七七，毋忘九一八，不買日本貨！

買美國車、買歐洲車、買韓國車，不買日本車！
買華為、買三星、買 HTC，不買日本手機！
買 Vizio，買三星，買 LG，不買日本電視！
買聯想，買 Dell，買 HP，不買日本電腦！
買國貨，不買日本電飯煲，不買日本馬桶蓋！